

三刻呂氏春秋叙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謬誤而雲間宋光祿邦乂徐太學益孫



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于余余  
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州之次  
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  
屈然子栢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歆  
然不自揆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  
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  
也不韋者一賈人子耳搽子母之術  
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  
股掌間揆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  
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  
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  
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  
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  
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跡



而空之乃亦致之焉而務欲成一家  
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  
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  
韋之詭譎狙好豈其果與聞於道而  
其客亦務相尚為權竒錯廁於鷄鳴  
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辭以文  
之即中疲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為之  
跡有不洩恣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  
發觸而為機言覈削之於申韓辨巧  
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  
其怕也且也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  
身一用之而聲譽秦王割其國柄再  
用之而聲譽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  
得之而俛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



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  
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  
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  
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  
淤泥勿問可也

瑯琊王世貞撰



雲間莫是龍書

呂氏春秋序

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  
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  
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  
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  
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  
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  
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  
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  
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  
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  
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  
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  
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已子使  
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  
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  
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  
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  
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  
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  
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  
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  
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  
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  
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  
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  
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  
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



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  
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  
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  
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讀呂氏春秋

明方孝孺撰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  
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  
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  
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  
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  
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  
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  
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



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  
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  
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  
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  
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  
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  
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  
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  
詆訾時君爲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  
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

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已

四曰論人

五曰園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

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

一作詆沒

五曰用衆

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

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

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

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已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八立

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

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 一作肩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已 一作本知 又作不過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 一曰審分
- 二曰君守
- 三曰任數
- 四曰勿躬
- 五曰知度
- 六曰慎勢
- 七曰不二
-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 一曰審應
- 二曰重言
- 三曰精論
- 四曰離謂
- 五曰淫辭
- 六曰不屈
- 七曰應言
-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 一曰離俗
- 二曰高義
- 三曰上德
- 四曰用民
- 五曰適威
- 六曰爲欲
- 七曰貴信
-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 一曰恃君
- 二曰長利
- 三曰知分
- 四曰召類
- 五曰達鬱
- 六曰行論
- 七曰驕恣
-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真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月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辨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總目終



呂氏春秋第一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孟春紀第一

正月紀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管之分野是月

日躔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管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甲乙其帝太皞甲乙木日也太皞伏羲氏以

方為木其神句芒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

德之帝其神句芒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其

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鱗魚律中

太簇其數八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律中太簇五行數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

萬物應陽鑽地而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

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東風解

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

蟲乘陽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

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

世謂之祭魚為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

明堂也中方外國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

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

房東向堂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

北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

鑄銅為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載青旂

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六尺以上為馬也

衣青衣服青玉旂旗名交龍為旂載者若今之雞翹

順木也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

廟所用之器皆䟽縷通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

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

木正東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立春之日天

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

氣於東方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

八里之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也三公至尊

坐而論道不嫻不賞故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為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

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



無不被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廼命太史守典

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

命使司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忒差也星辰

知之也度以起牽牛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

甲至癸也元善也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

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未

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率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為文故天子三

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反執爵于

其上也三公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

皆御命曰勞酒臣致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

隊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

同繁衆動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農大夫舍止

東郊監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畔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

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畔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

詩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爪無善相丘陵阪險

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也

原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殖以

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

農乃不惑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也是月也命樂正

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



會正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也功

位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謂絜也禁止伐

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犬飛鳥無麇無殍

蕃庶物也麇于曰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置立拚骸靈

大鹿于曰麇也無聚大衆無置城郭也拚骸靈

蹇蹇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骸有肉曰骸拚是月也

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稱舉也兵戎不起不可

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與兵征伐時無變天之道

戾無絕地之理絕猶斷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為亂紀道也孟春行

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

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也木德用事行秋令則

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

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

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行冬令則水

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

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陰乘陽故水潦為敗雪

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始初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櫻之謂天子櫻猶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

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立官

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多官而反以害

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象于度



法也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

亦失所為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

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讀曰骨人之

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相亂也亂之物也者所以

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

曰非所以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者不

為者則以物役身故曰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不知

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

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二

焉無幸必亡假今有幸且猶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

慊也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有色於

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

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是故聖

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

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

者惑感也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遁焉性惡

得不傷惡安也萬人操弓其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

的也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章章明美貌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性便利也利其生故



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美也也天身天全則神和矣

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

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行法天不言四時不謀而當不

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地神

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

裹也受猶承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

上為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下為匹夫而

不昏惛讀憂悶之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

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

也患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無貧賤

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出則以車入則

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命之曰招

蹙之機招至也蹙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

不過送我畿此肥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食

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為酒困老靡鼻

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鼻細

也皓齒詩所謂齒如銀犀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

溱洧之上有綯盼之樂為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

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

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

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

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

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



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

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

由方因善繼舜時臯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肯富貴者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非夸以

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也則

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 重已

三曰倕至巧也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已故不愛之也已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

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燻炭三

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

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圓者曰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為已用得其利故也今

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有 myself 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

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

以此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論其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

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論其安

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

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為

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

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不達

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是師者之愛子



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龔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

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于

者也龔者不聞雷之聲不頓顙自相解謝咎過而反

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

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

也知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

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人已之所非是衆

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

是已之所非已之所非而以此求同於已者也故

謂之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以此治身必死必

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夫

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致也壽長至當

亦然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

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

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

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

可禁此論不可不熟熟猶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

勳而牛不可行逆也鳥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使五

尺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世之人

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

父視視活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者貴人所行淫

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



必先適欲適猶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

廢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疋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

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為廢疾也不為高臺為痿疾也味不聚珍

為傷胃也衣不燂熱燂讀曰賣厚也燂熱則理寒理寒脈理閉結也

寒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聚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六

鞞鞞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中大鞞而氣不達

不達壅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也昔先聖王之為苑囿

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園詩云王在靈囿

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其為宮室臺榭

也足以辟一作備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築

少謂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其為輿馬衣裘也

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醢醴也足以

適味充虛而已矣醢讀如詩地地不言之地周禮採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醢醢也

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藥與黍相醴不以麴也濁而甜耳其為聲色音樂也足

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

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

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

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有記也



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無或

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鬻無或作惡遵王之

路惡擅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陰陽之和長一類甘露時雨

不私一物私猶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

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周公曰利

而勿利也務在利民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

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天

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

以為已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

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供

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為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

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

其所從始也老子聖人不知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仲父之病矣病困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

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屬國屬託管仲對曰

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

...



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也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

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誰欲用誰為相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

猶和也管仲名善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巳若者

不比於人也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亡人之功不

可為霸者之相也勿巳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

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

若黃帝而哀不巳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

哀不如巳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巳齊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

利國而巳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也其於人

也有不見也務在齊民求見之孝經曰非家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巳乎

則隰朋可也言可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察苛也不欲小智小智則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

而巳不復自斲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大

勇不鬪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大兵不寇寇害也若

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

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為五伯長長上行私阿

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阿豎刁易牙之諛不正適

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口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

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日醉而飾服日勅



禮喪不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整喪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况凡人乎

###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一作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也黃帝

言曰聲禁重不欲虛名也色禁重不欲好色也衣禁重不欲衣服踰僭若子也香禁重不欲奢侈芬也味禁重不欲厚

氣傷室禁重不欲宮室崇侈也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

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舜有子九

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口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南陽

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河內温陽也祁黃羊對曰解狐

可黃羊晉大夫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平公晉悼

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

稱善焉君有問問頃也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

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又問對曰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

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

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蘧居秦鉅姓子通

稱腹蘧字



也醇讀曰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

車也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異人先生之以此

聽寡人也腹醇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為之賜受賜也而令吏弗誅腹醇不可不行墨

者之法欲必以行之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

私也私愛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曰仁鉅子可謂公

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

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

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

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傳曰作事威克

故曰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為王伯君矣

呂氏春秋第一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身  
有  
秘  
卷  
一

三



呂氏春秋第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仲春紀第二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

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

昏弧中旦建星中

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其日

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

夾鐘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火陰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鐘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

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

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

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

蒼庚鳴鷹化為鳩

蒼庚爾雅曰商庚藜黃楚雀也齊人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搏黍秦人謂之黃離幽莫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為鳩啄正直不驚  
擊也鳩蓋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乘鸞輅駕  
布穀鳥

蒼龍載青旂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䟽以達

說在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

芽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社祭后土所以為

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

否重農事故卜擇之止獄訟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極掠笞也言無

者湏立秋也止禁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

也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禮禘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

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禘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禘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禘三牲具曰太

率九嬪祀高禘耳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

見天子於高禘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

弓矢于高禘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禘

象也猛得男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

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電始發聲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

始動蘇開蟄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

聲鐸木鈴也金口木占為木鐸金舌為有不戒其容

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

通精狂癡之疝故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

曰不備必有凶災日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

正權槩度尺丈也量錙也鈞銜石稱也石百三

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



者令鈞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

布在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出滯乃修闔扇寢廟必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無作大事以

備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墮頓也無作大事以

妨農功征伐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

山林皆為盡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

祭廟春薦非卯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上下

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

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舍猶置也

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甸丁日又入學宮習樂樂所

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中丁

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護大夏大武也是月也祀

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

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記曰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

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

猥至寇害之兵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

相掠寒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行夏令

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夏令大旱火氣熱

故旱煖也極陽生陰故蟲螟

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

貴生



也後事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

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不欲利於生

者則弗為則不治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

必有所制擅專也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作為必有

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

子州友父古賢人也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

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天下重物也物重大而不以害其生

又况於他物乎他猶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

託天下託附也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

云越王翳也逃乎丹穴淮南云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

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

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害

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

所欲得而為君也欲得王十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

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門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

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

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

還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踰垣而逃故若顏闔者非

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驕泰

也得道之人其不相知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不相知豈不悲哉而悲於富貴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

緒餘以為國家以持身之餘其土直以治天下土瓦

音同直草蒯也士鼓蒯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

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

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黎黑瘦瘠過家門而

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

徇物徇猶彼且奚以此之也此此物也彼且奚以此

為也彼謂今世俗人云君子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

其所以之也至與其所以為也為作今有人於此以隨

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

輕也重謂隨侯珠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

子華子曰全生為上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虧生

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迫生

為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故所謂尊生者全生

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

也六欲生死耳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

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



彌益也 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 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 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 服行也行不辱義是故辱 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 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者矣木見蹈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仁而死者也 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不如蹈仁義死為貴 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掩耳電則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

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 節適也 聖

人修節以止 一作制 欲故不過行其情也 不過其適 故耳之

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

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 三田耳目口一猶等也 雖神農黃帝其

與桀紂同 有天下同也 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 聖人得其

不過節 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

情矣 失其不過節 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 聖人得其情亂人失

其情得情生存夫情死 故曰死生存亡之本 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 俗



凡君也敗耳不可瞻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

滅亡也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

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雖有彭祖猶不能

為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

歲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

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其於物也不

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為其於物也不

可得之為欲貴不可得之物寶難得之不可足之為

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

盈厭此之為求故曰為求本入死故曰大意氣

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矜勢

好智冒中欺詐矜大其寵契好尚其所行自謂為智

民言恩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先身以困窮雖後

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

正直者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聞言而驚

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滅亡之言而乃始驚

由用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為身大憂此非

之道故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

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樂古人得道者生以壽

甘之故曰與死無擇別也長體道無欲象天子之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

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論早定則知早齋齋知

早齋則精不竭愛精神秋早寒則冬必燠矣春多雨



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

地也同同於不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

生故曰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也

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揖之者萬物之酌大貴之

生者衆矣萬物酌損陰陽以生陰陽諭君大故大貴

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也又損其生以資

天下之人資猶而終不自知知猶功雖成乎外而生

虧乎內幽通記曰張循爆而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

視口不可以食

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

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世人之事君者

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為幸孫叔敖楚令尹自有

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

得之荆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盡

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

使憂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得休也利

生性故死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

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

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富染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曰染於



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一入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

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

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蓋禹染於臯陶伯益禹顓頊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

伯益臯陶之子也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十二世伯益臯陶之子也

名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為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

代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武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

天下所從染得其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為喻也夏桀染於

羊辛歧踵戎桀夏后臯之孫癸之子也殷紂染於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辛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周厲王染

於號公長父榮夷終厲王之子名胡號榮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

不知幽王染於號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大難

祭公二卿士也傳曰號石父讒諂此四王者所染不巧侯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父乎

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不當者不得其人僂辱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為戒也

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

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郤偃者其二大夫

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

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闔廬

莊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闔廬

莊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闔廬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止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

翟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

翟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稱說也皆死久矣

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散

布故曰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

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

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具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

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

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 功名一作由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世非正

曰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也呼則響隨

此言之故功名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尺

何可得逃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

猶墮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

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為夷也戎狄

國本在前本後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

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

曰豪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



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疆令之笑不樂疆令之哭

故曰務其所以歸之也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

不悲無其中心故疆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

以成大虛稱可以為致顯實難以詐成虛缶醢黃蚋

聚之有酸酸黃美也黃故能致蚋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

以致致也以貍致鼠以水致蠅雖工不能不能以茹魚去

蠅蠅愈至茹讀茹船漏之茹不可禁禁止以致之之

道去之也去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

殘暴也以致暴之道致治不治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

聖王之治也嚴刑峻法非大寒既至民煥是利大熱在

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

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今之世至寒矣

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欲為天

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般紂暴亂武王以仁行

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

異亂雖欲信利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為

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命王者以民為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

而不廢者未之有也子故暴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

而不此務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賢不肖

不可以不相分分猶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若美

惡之不可移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賤仁

多累曰紂賢主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

其上之過開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

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

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享賢名若

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為善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呂氏春秋第二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第三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季春紀第三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

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

七星中旦牽牛中

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其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

桐梧桐也是月生葉故曰始華田鼠鼠也鴽鶻也始

青州謂之鶻鶻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鶻也虹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萍始生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天子

居青陽右个右个南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

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噐䟽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天子乃

薦鞠衣于先帝周禮司服章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冕祈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

王后之六服有菊表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命丹

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

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天子焉始乘舟薦鮪

于寢廟乃為麥祈實馬猶於此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薦鮪進也鮪魚似鯉而小詩曰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身一作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

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亦當天子布德行惠

命有司發倉窮賜貧窮振乏絕方者曰倉穿地曰窮無財曰貧鰥寡孤獨

日窮行而無資曰乏居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

侯府庫幣帛之藏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

與興化致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

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

之廣平曰原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

塞障壅塞田獵畢弋罝罾羅網餒獸之藥無出國

九門單掩網也弋繳射飛也詩云弋鳧與鴈罝兔網

之羅也詩云肅肅兔罝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

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餒獸之藥所不得出



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也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野  
故特戒之如言無也主材官桑與柘皆可以養蚕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  
桑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  
是月其子疆飛從桑空中具挾曲蒙筐扶讀曰朕三  
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東謂之得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底曰蒙方底后妃齋  
日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蚕生故救具也  
戒親東鄉躬桑王者一后三夫人妃即夫人與后參  
桑也以爲天下禁婦女無觀遊省婦使勸蠶事省其  
先勸衆民也勸其趨蠶事既登登成分繭稱絲效功效致也絲以  
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郊祭天廟祭祖周禮內子章  
北郊以爲祭服此之謂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

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良善百工  
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監工玉官之長悖逆也時  
爲逆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非常說詭怪若  
也年而成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知是月之末擇吉日  
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  
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周禮大胥司樂章以樂  
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  
謂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視其是  
月也乃命牛騰馬游牝于牧繫牛父牛也騰馬父  
將羣游從牝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舉其犢駒  
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儺讀論語鄉



人籬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  
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  
在故磔大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

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曰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國有大恐行冬令寒殺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肅  
棘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  
之令火干

木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殖不收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

降兵革並起秋陰氣用事水之母也而行其令故  
多沈陰為淫雨也陰為兵器故並起

### 盡數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

為利莫不為害順者利時  
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

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  
守無所

貪欲故形性安形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

性安則壽命長也  
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  
天墮故盡其長久之數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

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

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

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諸言大者  
皆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  
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氣

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一本作  
飛翔集於

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



茂長集於聖人與為夙明集皆成也夙大也遠也精

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

長而養一作善之因智而明之因依也流水不腐腐臭

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

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為聾為

聾皆耳疾也處目則為瞶為盲瞶肝瞶盲無見皆目疾也處鼻則為鼽

為窒鼽齶鼻窒不通處腹則為張為府府跳動皆腹疾處足則為痿

為蹙痿不能行蹙逆疾也輕水所多禿與癯人禿無髮癯咽疾重水所

多種與躄人腫足曰躄不能行也甘水所多好與美人美亦好也

辛水所多疽與瘰人瘰瘰皆惡瘡也苦水所多疔與偃人疔突

偃偃向疾也偃偃脊疾也凡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烈猶重重酒重酒

厚厚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頭痛疾也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

過差故身無災疾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葆

也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端正將養百節虞歡

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

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一作循于招一作

的何益於中于招培藝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穀精

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

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

也不然則邪氣乘之以疾病使巫醫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為其末也



先已

二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為諸侯時也伊尹對

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

先為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一作取身畜其大寶畜愛也

寶身也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也

脈遂通利不閉也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

人之真德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身

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此之謂也故善響者不於

響於聲聲善則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為天下

者不於天下於身身正則天下治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武差也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

身善矣體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樂則人善之矣

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樂服行君人無為之道則百官亦使化職事也萬民

已利矣君無為則萬民安利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為無為之道

曰勝天天無為而化君能無為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

身君曰勿身為君之道務在利民勿身督聽正聽傾

不聽也利身平靜行仁義故勝天順性無為而不欲順

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

壽長也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民業進而樂鄉其化督聽則姦塞

不皇正聽萬法賞罰分明故姦故上失其道則邊侵



於敵君無道則敵國侵削其邊俘其民也論內失其

行名聲墮於外內失撫民之行則鄰國賤之故曰名

殺李克之助與秦穆公戰而敗之是故百仞之松本

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本根也君商周之國謀失於曾

季商周二王之令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知也聽

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事事必得之則功名得也五帝

先道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猶尚也故德莫盛焉德之大

於五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

過於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豳齊桓晉文故兵莫疆焉

兵之疆者無疆於五伯者也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遮用遮攻

戰不休亡國辱主俞衆愈益所事者末也事夏后

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啓

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或侮五行

也謂六卿請復之請復也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

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

不重帝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鍾鼓不脩修子女不

飭不文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

知人者可以戮人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

知當先自知而後求知人也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



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口以致萬里也孔子曰審此言也

可以為天下審實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

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

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宄者安

矣宄而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松栢成而塗

之人已陸矣成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宋之子將也哀公曰

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夫人皆治

治國亦當以禮故曰寡人以為迂言也遠孔子曰此

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

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不出於門者求諸人失之身則失之人也

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乎

反者大也

論人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太上反諸己其次求

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之彌益也其求之彌

難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

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偽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舍事心

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為塗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也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

一一道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故知

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也德行昭美



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

塞也塞過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也故知

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

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

可量也離世不群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

無威得威力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

也極窮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眩言無遺者集

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諛人困窮

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

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

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能昔上世之亡

主以罪為在一作存人故曰殺僂而不止以至於亡而

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為在他人故多三代之

與王以罪為在已故曰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

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

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也此不肖

王之所以亂也亂惑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禮通達也

達則兼善天下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舜薦

故觀其所賓禮貴則觀其所進禹傳曰善進善不善

蔑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

其所行行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



所言好則好義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言則言道不受非其類類喜之以驗其守守清也樂之以驗其僻僻怒之以驗其節節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雖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苦之以驗其志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觀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知之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 園道

五曰天道園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何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園也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無所稽稽留故曰天道園雜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能能相為不主執園臣處方方園不易其國乃呂日夜一能相兼能周園道也園天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園道也躔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園道也精日月之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園道也藏潛雲氣西行



云云然云遊也周旋運布膚也冬夏不輟輟止也水泉東

流日夜不休休息也上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也

而不滿也小為大重為輕也園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

也水淫而重升作黃帝曰帝無常處也無常處言無

為雲是為輕也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有處有為也無處為則以言不刑

也也蹇園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也人之竅九一

有所居則八虛居讀曰居處之八虛甚久則身斃病

斃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聽而視聽止視則聽以言

說一本道一不欲留留運為敗留滯園道也一也齊至

貴道無四敵故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

其終而萬物以為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聖王

法之以令一作其性以定其正一作以出號令令出

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職官之長日夜不休宣通下究

宣通於民心遂於四方通台還周復歸至于主所

園道也令園則不可善不善無所擁矣不可者能

也言通之故曰無所擁者主道通也受諫臣

是為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賢不

肖安之危之所定也若者去天無私故所以為命

也言通之故曰無所擁者主道通也受諫臣

知也感者痛恙也手足必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



使矣

不能相使則形體疾也

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

矣

不可得而

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

非有者也

湯使桀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有也

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

立高官也必使之方

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

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邪相擁蔽之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為後不肯

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

以賢者為後謂禪位也克傳舜舜傳禹故

曰不肯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

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父死

子繼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

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

自傳子孫翼世世不失是

其所欲者之遠也子孫不肖驕淫暴虐必見改置不得長久是所知者之近也

今五音之無

不應也其分審也

各守其聲集以成和故曰其分審

官徵商羽角各

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

受亦應之

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

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無

由至矣

呂氏春秋三卷終





三  
國  
史  
記

三



呂氏春秋第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孟夏紀第四

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

昏翼中且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

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

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

於南方為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之子吳回也為

高辛氏火正死其蟲羽其音徵故曰其蟲羽羽蟲鳳

也位在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外陰實在中所以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也故曰仲呂其數成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

功五火第二故曰七焦火臭味苦其祀竈祭先肺吳國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

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日肺火用自其藏螻蛄鳴丘蚓出是月陰氣動

於下故陰類鳴蚯王善生苦菜秀善或作瓜蚘蟞從土中出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

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

乘朱輅駕赤駟順火德也駟馬黑尾曰駟載赤旂衣赤衣服

赤王皆赤順火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狃菽豆也狃大也器高大象以火

性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多在是月先立夏三日

大史謁之天子曰其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

天子乃齊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

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之郊還乃行賞封侯

無不欣說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

其所乃命樂司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

人之邪存人之正性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

命故命樂師使習合之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

命命以贊白也千人為俊萬人為傑遂達也有賢良長

大之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天子之鄉

有孝於父母聰慧質直仁秀出於衆者則以行爵出

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罪之此之謂也行爵出

祿必當其位當直也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象陽

物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是月也天

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絺絺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

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



縣二千五百家也都五百家也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

國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為天農乃收麥

升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

先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

草薺亭歷之類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月陽氣盛

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於上及五月

殺氣也輕繫不及於刑者解出之蠶事既畢后妃獻

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均平也桑多稅少貴賤少長如

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

是月天子乃與群臣飲酒作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

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十日孟夏行秋令則苦雨

數粟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

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

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

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

陽長養而行春啓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

多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勸學一作觀師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

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

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

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



仁不慈故臣子不得其所願也

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猶學者師達

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

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為聖人也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

理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

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

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

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而爭於

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易繫辭曰苟非其人道不

無不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

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魁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信

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

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也亦不宜化師之道也自卑者不

聽言往教之師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師操不

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

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

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

也一作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

而反說是拯一作承溺而礪之以石也礪沈也能沒殺

人何拯之有



是救病而飲之以莖也救治也莖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使世益

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

在於行義行尊道貴德之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

也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侮輕慢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

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與天

尊不可必常也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要求而欲人之尊之

也不亦難乎為師如是不見尊之故師必勝理行義道也故曰不亦難乎

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

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

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

詩云期逝不至而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多為恤此之謂也

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

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

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為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 尊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帝顓頊

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友父帝舜師

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

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



狐偃也隨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

子桑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

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

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鄭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

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

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

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

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

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

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謂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

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

學敗毀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

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廄人也學於子夏子夏

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

虐為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子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

狡滑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籛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

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

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

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營惑也

疾諷誦力謹司聞司候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歡悅以問書意順耳



目不逆志

不自干逆力學之志

退思慮求所謂

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

說以論道

辨別道之義也

不苟辨必中法

不苟口辨反是為非言中法制得

之無矜失之無慙

矜自伐無慙恚也

必反其本

本謂本性也

生則

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

貴尚也

死則敬祭敬祭之術

時

一作崇節為務

四時之節

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寢

務種樹

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

織葩屨結置網捆蒲葦之田

野力耕耘事五穀

事治也

如山林入川澤

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

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一作駕

御適衣服務輕煥臨飲食必蠲絜

絜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

善調

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劓必嚴肅此

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

從必盡力以光明

聽從師所作

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

義不稱師命之曰叛

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

師猶臣叛君

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

賢明

君子不與交

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

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

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之

利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

學

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

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

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可

以為天下正矣

天下正者正天下也

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



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子明堂也

誣徒一作詆後

四曰達達通也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

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

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

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此篇一名詆後凡篇中徒

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

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

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

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

樂其所以亡故樂其所以亡故故意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

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嗜猶樂樂也亡者亦有

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

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喻殘害也言談日易以恣

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謂若桀紂罪人悞過自用不可證

移復戾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

移證諫



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

之恐不見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倫匹聞識䟽達就學

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妬而

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弟子欲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居則不安居

也苦其惡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慙慙出則慙於知友邑

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

惡異於已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人之情不能

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

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已徒謂弟子也反已

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情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已所施於人

者人樂也故曰必可行於已若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也人之情愛同

於已者舉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學業之章明也道

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

功也苦讀如監會之監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為名從師淺而欲學之深

也欲人謂之學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譙一作譙護下同詬遇之

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又况乎達師與道

術之言乎達通也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

專不中不正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深

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是非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

不能疾速也精核於師愠愠怒也非故怨於師懷於俗懷安羈神於世

精核於師愠是非故怨於師懷於俗懷安羈神於世



羈牽也神御 矜勢好充故湛於巧智矜大其權勢好為尤過之事湛

也世時也 沒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昏迷惑問事則前後相

悖悖以章軍一作則有異心心猶也以簡一作則有相反

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別也事至則不能受受

成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用衆一作善學

五曰善學老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

足跖雞足踴喻學者之道衆多雖不足猶若有跖然後優也踴讀如摺據之撫

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

人亦然亦有長短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

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

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困病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

矣尚上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桀紂

瓦紂作胡粉今人業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不可

不可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

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文錦盛內故不可戎人生乎

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

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

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

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此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

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

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

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

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凡君之所以立出

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

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夫本能故以衆勇

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

人能舉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

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

中必有與聖人同故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南

日無畏於堯舜也託曰萬人之衆無廢功十人之衆田駢謂齊王曰孟

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為患者衆也楚魏之

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而境內已脩備矣兵士已脩用

矣得之衆也辭為說

呂氏春秋第四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史館

二



呂氏春秋第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仲夏紀第五

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

宿昏亢中且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

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其數

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小

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螂於是生螳螂一鵙始鳴反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聲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伯勞夏至

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能辯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承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

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向堂也乘朱輅駕赤

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捕養

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是月也命樂

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鞀所以

所以宣音也故均平之管一執干戚戈羽干楸戚斧

尺六寸羽以為鞀舞者執之以調竽笙埴箎竽笙之

以瓠為之竽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埴以土為之大如

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飭鍾磬祝敵金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名山大

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乃

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百

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農乃登黍登

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穀實農乃登黍登

先進之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雛春鷄也不言嘗雛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含桃鷓鴣桃鷓鴣鳥所食故

寢廟孝令民無刈藍以染為藍青無燒炭為草木未

而日敬無暴布暴布則脆傷之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閭

里門也民順陽氣布散在外人當出入故挺重囚益



其食也游牝別其群則繫騰駒班馬正是月牝馬懷妊已定

故放之則別其群不欲駒蹄踰耀其胎育故繫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是月

也長日至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曰長至陰陽爭死

生分是月陰氣始起於覆下盛陽蓋其上故曰爭也品物滋生薺麥亭歷棘刺之屬死故曰死生分

也分別君子齋戒處必拚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

拚深也聲五音色五色薄滋味無致和薄猶損也和齊和也退

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退止也事

無刑富精詳而後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蟬鼓翼始鳴半

夏生木董榮半夏藥草木董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薺詩云頽

如薺華是月也無用火南方火王南方為揚火氣可以居高明

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明顯也積土四方而高曰

臺臺加木為榭皆所以順陽宣明之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

通暴兵來至冬寒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

兵橫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春

來至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騰動股之屬也時起為害故五穀不時國飢也騰讀近殆充州人為蝗為騰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穀曰果無穀曰蕪

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曰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 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遠久生於度量本於太一

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出生陰陽變化一上一



下合而成章章猶形也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渾

如袞冕之袞池讀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轉終則

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皆當合日月星辰或疾或

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

日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寒

夏暑冬至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一作於太一化於陰

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萌芽始震凝濇以形震動也

以成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

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同和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

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止嗜慾不

君開樂乃可務成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正

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下國戮

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不和於雅溺者非不笑也傳

溺人必笑罪人非不歌也當死者雖狂者非不武也

狂悖之人雖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

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以民

吟歎戚不可為樂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

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貪

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憎辟遠也

辟人情有所憎欲與惡所受於天也受之人不得與



焉不得為馬不可變不可易天所為故世之學者有

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猶譏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

所懽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有知不見之

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有

於知道也者至精也精不可為形不可為名疆為之

謂之太乙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先聖擇

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

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合宗親能以一治其

身者免於災災終其壽全其天天能以一治其國者

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

雨時適和也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 侈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人莫不

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

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

咎一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

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則失寶之情矣

情實亂世之樂與此同同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

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以此



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

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後淫鬱也國愈亂王愈卑則

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

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籥之音以鉅為美

鉅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始

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

故曰務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為大

呂大呂陰律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女曰巫侈則侈矣自

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

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痛其王之與

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

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

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

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

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者其身固靜或

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制乎嗜欲為嗜欲所制制

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身天且夫嗜欲無窮則必

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疆者劫弱衆

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適音



四曰耳之情欲聲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樂聲

音雖在前目之情欲色欲視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

心不欲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心弗樂芬香在前

弗嗅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心弗樂五味在前弗

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

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

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夫樂之有適心非有

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

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

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

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

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

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嫌

譬自嫌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詹足也詹讀如不詹

則窳窳不密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豁極豁虛

也不聞和豁極則不鑿不鑿則竭鑿察也太清無和

聲之故也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

特不特則怒不特不專一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

非適也不鉅不小不清不濁得四者之中乃何謂適

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



之衷也三十斤為鈞百斤為石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本始於黃鐘十

律一月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

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其樂安

之日喜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

哀其政險也險猶危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

風猶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

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

論其教論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進

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其樂和故曰有進音大饗之禮上玄尊

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於明堂也玄尊酒水也俎生魚皆上質貴本大羹不和有

進乎味者也大羹肉漚而未之和貴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乎味故先王之制

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特教民平

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

### 古樂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

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

也疾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

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故士達作

為五弦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上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

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葛天氏古帝名按是猶蹠足闕終



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一作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

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一作民

氣鬱闕而滯著閉讀曰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

以宣導之宣讀曰通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呂伶倫自

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取竹於

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

兩節間以爲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竹

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吹日含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

曰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適合合和黃

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

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

一作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

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爲咸池帝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處居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

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

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命之

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皇天上帝乃令鱣先爲樂倡倡始鱣



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擊鼓其音英英和盛貌帝學命咸黑

作為聲一作唐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倅作為鼗鼓鐘磬

吹苓管埙箎鞀椎鍾帝學乃令人抃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鼗

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學大喜

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韶為樂質乃效山

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為夔乃以麋鞀置缶而鼓之擊鼓乃

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

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

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

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

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謂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勤憂通

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也降大

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

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九成九變昭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

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

六州以討一作誅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

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

六列皆樂名善美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

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

于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淫

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剖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

散宜生曰



殷可伐也文王弗許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

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

未至殷都而歸勝紂於牧野

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

大武周樂成王

立殷民反

反叛

王命周公踐伐之

踐商人服象為虐于

東夷

象獸名也

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

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

也

三象周公所作樂名嘉美也尚久也自黃帝以來功成作樂故曰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呂氏春秋第五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第六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季夏紀第六

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

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心中且奎中

心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昏且時皆中於南方其

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鐘林衆鐘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

鐘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陰應林鐘也

其數七其味

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

夏至後四

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鳴以促織

鷹乃學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腐草化為螢蚘

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肆為將搏驚也蚘馬蚘也蚘讀如蹊徑之蹊

幽州謂之秦渠

天子居明堂右个

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

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

以桶是月也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龜

漁師掌魚官也漁讀

若相語之語蛟鼉龜皆魚屬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

公予家龜羨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

害人易得故言取也蛟育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

也龜神可以決吉凶入乃命虞人入材葦

葦供國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

牲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

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

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

故聚之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咸皆也出其

用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

稷之靈為民祈福祈求也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

章必以法故無或差一作遷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婦

善別五色故命其官使染采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赤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修其法章

不有差忒故黑蒼黃赤之色皆美善勿敢僞詐也以給郊廟祭祀之

服郊祀天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熊虎為旗

有常尊賤有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

等卑故曰度無或斬伐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不可以興土功

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撻蕩



於氣封疆也王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眾息

無發令而于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于時之令畜聚

擄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

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

害農事禁戒之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

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夏

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溲重又有時雨燒難

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也十

日為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季夏

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

發多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行秋令則丘

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

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

鷲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

之來故入城中央土其日戊巳王中央也其帝黃

帝其神后土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

子句龍能平九土死其蟲倮其音宮陽發散越而屬

託祀為后土之神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黃鐘陽律

為之長官土也位其味甘其臭香其祀

中黃鐘之宮也其數五土味甘其祀

五行之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其祀

中霽祭先心土王中央故祀中霽霽室中之祭祭后



也一日心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南向中央室曰太廟自用其藏也

乘大輅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土色黃故尚黃色

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其氣園以拊拊象土含養萬物一作拊以闕

### 音律

二曰黃鐘生林鐘黃鐘十一月律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簇太簇正月律

律太簇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

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

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

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三分所生益之一

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太呂太

蕤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

鐘為下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者下生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

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

冬至日日日極短故曰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

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

夏至日日日極長故曰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

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

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

固天閉地陽氣且泄黃鐘十一月也且將也大呂之月數將幾

終大呂十二月幾近終盡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使太簇後



之月陽氣始生太蔭正月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故曰陽氣始生草木繁動

也動生令農發土無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

行德去刑夾鐘二月也行仁德去刑戮也無或作事以害群生戎事

也故曰以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姑洗三月也時雨將

降故修申之此令嘉氣趣至順其陽德故仲呂之月

無聚大衆巡勸農事仲呂四月大衆謂軍旅工役也

故戎之曰無也必草木方長無攜民心民當務農長

也聚則心攜離逆上命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壯養俠

也故戒之曰毋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肅安朝政

也蕤賓五月壯盛使少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林鐘六月刑殺

也也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秋則無發大事以將陽氣

發起將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夷則七月也

正刑法所以行法也誥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也詩

通選武士厲利其兵如詩文王什之什趣農

我王也南呂之月蟄蟲入穴如詩文王什之什趣農

收聚仲秋大雨無敢懈怠以多為務務猶無射之月

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射九月有罪無留獄訟以亟

以故亟疾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為冬應鐘十月

陰閉於上修別一作喪紀審民所終審慎終卒修別

故不通之紀故曰審民所終也音初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黃山孔甲禹後十四世

之宗田天大風晦盲盲瞑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

方乳產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其或曰

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

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擦斧斫斬其足遂焉

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為守門之孔甲曰嗚呼有疾命

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為東陽禹行功

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

也省南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山

在九迴近當塗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

南音南方國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取

山氏女南音為樂歌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

楚避之日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兵車還反涉漢

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扞墜音曰辛餘靡振王北

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

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

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

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殷整甲徙宅西河一作

阿猶思故處處居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

西山西音周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

以為秦



國之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飲食必重

以鼓樂帝令燕往視一作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

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帝天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氏女方

將立于生商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

此之謂也北音北國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

蕩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是故聞其聲而知其

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觀其志而知其德盛

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

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

穢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

紀孟春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詭越悞濫

之音出也出生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

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

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順為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 制樂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

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

室閑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

昏而生比且其大拱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于朝太戊太甲之務太



康之子也號為中宗滿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  
 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  
 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增損一字  
 者明畏不韋之勢耳故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  
 金而其吏請卜其故曰灼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  
 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福應之於於是早朝  
 晏退問疾吊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故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  
 極極猶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  
 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百吏皆請曰臣聞地  
 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

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  
 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  
 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  
 核咎徵於他人是重吾罪故曰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  
 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  
 令飭讀如敕飭幣帛以禮豪士幣主壁帛玄纁也頒  
 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一作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止  
 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  
 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剪妖也



剪除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樂熒也心東方宿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殺不熟也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

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復星也徙三舍固其理也死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二十一歲誘無聞也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明理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盡極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非賢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未嘗得賢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此之為大悲哀之人是正坐於夕



室也夕室以喻悲人也言其室邪夕不正徙正其坐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

悲人所為如坐夕室自以為正乃不正之謂也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

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

不及也及至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

不適適時也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不當霜雪故

日不寒暑則不當不當寒而暑不當暑而寒陰陽失次一作四時

易節謂不得其所節一作位人民淫爍不固淫邪銷爍不一也

禽獸胎消不殖銷爍不成不得長殖也草木痺小不滋滋亦五

穀敗不成成熟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言不可以為樂故曰

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君不君臣不臣故相賊長少相殺

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倒逆也夫妻相冒日以

相危夫人之紀疑故夫人道之綱紀心若禽獸長

邪苟利一作且不知義理禽獸焉知義理如其雲狀有

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雲氣形狀如物之形也有其狀若人

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衡之氣有其狀若懸釜而

赤其名曰雲旂雲氣之象旂旗者有其狀若衆馬以鬪其名

曰滑馬五行傳為馬妖也有其狀若衆植華一作藿以長黃上

白下其名蚩尤之旂旗於其日有鬪蝕有倍倚有暈珥

鬪食兩日共鬪而相食倍倚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社兩傍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倚在上內向為冠兩

社內向為珥暈讀為君國子民之君氣圍有不光有



不及反一作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言冥也有霄見見明

其日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有暉珥有偏盲有四

月並出有二月並見並猶俱也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

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熒惑火精有彗

星有天棓有天欖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干楯也有賊

星有鬪星有寘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屬猶至

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楫林也春則黃

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

痺痺脚也音楊子有莧生雉雉亦生鳩鳩一名冠爵

孽受肝一毛之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食心為螟音聲飛匈匈

國有游虵西東於五行傳為虵妖也西東馬牛乃言

妖也言語皆犬彘乃連連合皆有狼入於國國都也河圖

也人亡有人自天降降下人也市有舞鵙國有行飛一作

馬有生角於五行傳雄雞五足羽虫有豕一作生而

彌彌蹄不甲也於五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遷有豕

生狗於五行傳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

降禍凶災必亟亂惑之主見妖孽之怪不知驚惶疾

災必其有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

循大也穀不熟日也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

荆越之竹猶不能書楚越竹所出也尚不故子華子







呂氏春秋第七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孟秋紀第七

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

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

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

日在翼

翼南方宿楚之分昏

斗中旦畢中則立秋

斗比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庚辛金日也少皞帝嚳之子

金天氏死配金為其神

收少皞氏裔子曰該皆有

其蟲毛其音商

為之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

律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

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其

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

自用其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寒蟬鳴鷹乃祭

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故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

之祭鳥於是時乃始天子居總章左个

行戮刑罰順秋氣總章左个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戎路白駱也白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金也食麻與犬其噐廉以深

犬金畜也廉利也象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

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曰某日立秋盛德

在金天子乃齋盛德在金金主西立秋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九里還乃賞

軍率武人於朝金氣用事治兵討暴非率不整非武

之天子乃命將帥還厲兵簡練材過萬人曰雋專

任有功以征不義征正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

方巡行也遠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禁繕囹圄具桎

梏禁止姦囹圄法室桎梏謂械在足曰桎慎罪邪務

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慎戒有姦罪者搏執

斷之故曰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爭罪

爭財曰訟決之者必得其天地始肅不可以羸肅殺



始行不可以驕驕犯今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命百官始收歛收

孟秋完隄防護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

潦修宮室增墻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

侯立大官封侯裂土封之邑也大無割土地行重幣

出大使無割土地以地賜人重幣金帛之幣大使行

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

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也

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

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夏火王而

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行其令故

不節使民病瘡疾寒熱所生

蕩兵一作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偃兵止兵之所自來者

上矣自從上古與始有民俱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

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革而工者不能移移兵所自

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黃黃帝炎炎帝也炎帝

共工氏固次作難矣共工之治九州有異高辛氏五

帝固相與爭矣遞興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與一作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



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亂伐無

罪殺無辜善用兵為之無道非始造之也故曰非作兵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

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率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

立置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

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戰勝而為長故曰出於爭

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

不可誰能去兵兵之來久矣聖人以治亂人以治亂人故古

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咎一作怒則豎子

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家無嚴親怒咎之威則小國無

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無刑罰可畏臣下故有相侵凌奪掠之罪

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無誅罰可畏故相暴大兼小也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

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

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

悖惑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

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

然水以療湯火以執食兵以除亂夫何偃也故曰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

用之則為禍傳曰能者養之以求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此之謂若用藥者然

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兇殘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之於良藥且兵之所



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

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少選須臾也賢不肖者用兵皆欲得勝是其同也巨猶畧

微要妙觀未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

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一作挂刺兵也連一作速反兵也

後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

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

說雖疆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雖以辨文博學力說偃兵不自

知博者不聽從也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

以誅暴君而振苦民弱一作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

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若疆

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壑隄也中主猶

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中主非賢君

### 振亂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

不可以加矣民人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

之未作故蓋也賢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

者不見刑故廢伏世有賢主秀士宜察

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

捨之也必舉士誅之誅其君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

生且行也治主之兵救且辱者也而榮榮光且苦者



也而逸民見吊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

又况於不肖者乎遭恣行之君中凡之人將逃而去

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

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

也其親不能止其子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

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

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

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

利害在一本下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

欲陷人救守欲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以

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

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為悖實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

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

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

也故曰安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

深說若是者為天下之患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

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

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

首利莫厚焉厚重禁之者禁止是息有道而伐有義

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遂猶凡人之所



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所以斬有道行

有義者為其賞也斬讀曰祈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

之也雖存幸耳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雖窮不

也賞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故

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

而害黔首所當賞者是以亂天下

### 禁塞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

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莫無也無為天下之民害

莫深焉深重也無比救守者太上以說說說其次以

兵以兵以說則承從一作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

起則誦之卧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單盡

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魂陰精為魄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

愉其意愉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

事制者主也謂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敵之主兵者行說語衆以

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單單皆盡不則必反之兵

矣說不見從故反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

人是欲幸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

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

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

伐麗戎



史錄曰勝而不占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

故曰禍乃始長也罰古之道也不可易易猶遠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

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

伐者不可非於義可攻可伐攻伐不可取於義不可

故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於義當救當救守不可取於

惟義所作當守當救不可守故不可非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道有

取而有之也伐無道故司馬法曰以戰謂諸侯思啓封救守亦可疆以無道攻有

去戰雖戰可也此之謂也道雖救之可也極若以桀紂之兵兵不義攻伐不可攻伐湯武曷當

困設守亦可也可救守不可桀紂堅守而往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

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

天王闔閭之子智伯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

者幸也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陳靈公共公之子

平國者也宋康王在春秋後當戰國時僭稱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

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

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

也夫差智伯為無道侵奪無厭夫差為越王句晉厲

踐所滅智伯為棄子所殺於晉陽之下也知必死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大夫家也厲公無道陳

靈知必死於夏徵舒樂書中行偃殺之於匠麗氏也陳

所生也靈公通於夏姬與孔寧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御叔之子夏姬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徵舒過之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宋康知必死於温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

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故夏徵舒



此也

温魏邑也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碎

兵之子也立十一年自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

敗楚取二百里西敗魏軍於温與齊楚魏為敵國以

韋囊盛血懸而射之號曰射天諸侯患之咸曰宋復

為紂不可不誅即位四十七年齊湣王與楚

魏伐宋遂滅之而三分其地故曰死於温

此七君

者大而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

萬人一數之言壯佼老幼胎贖之死者大實平原廣

多不可勝數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

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

故暴骸骨無量數言多為京丘若山陵戰鬪殺人合土

故謂之京丘若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

山陵高大也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哀亦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

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恣放夫無道者之恣行幸

矣無道者恣其情欲而見信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

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

賢者益疑矣疑怪其何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

義而疾取救守疾猶

懷寵

五日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

必中理然後說義必當義然後議議故說義而王公

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

也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暴



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

於敵之境境壤則民知所庇矣庇依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

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

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

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顯民惡其惡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

信與民期以奪敵資敵以信與民期不違之也資用也

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胃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

亦可矣先聲出號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

之在上無道据傲于謂所代荒怠貪矣虐無恣睢

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承順天

下不惠民愛惠徵歛無期來索無厭其度厭之罪殺不辜慶

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為君

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

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

家戮不救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有能以家聽者

祿之以家祿之一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間也周禮

比為閭閻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

二十五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禮八家為井四井為邑

千五百家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禮二千五百家

不從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誅



君舉其秀士一本作秀雋而封侯之秀士選其賢良而尊

顯之授以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贍矜恤見其

長老而敬禮之尊高皆益其祿加其級祿食論其罪

人而救出之論猶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鐵也

田噐皆布散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

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奉曲加其祀禮是

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今有

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人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

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

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所誅國之民踴望義兵之

也孟子曰有百姓尊食壺漿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以迎王師奚為後予此之謂接交若被其化也







呂氏春秋第八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啟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仲秋紀第八

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

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牽牛中且觜雋中

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雋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

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在律中商呂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南呂其數

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

說在孟秋候鴈

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噐廉以深孟秋是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

賦行飲食糜粥之惺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共老人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

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

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

凡兵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命有司申

服者素幘也故曰小大短長冠帶有常也

嚴百刑斬殺必當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無

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凌弱為枉違疆是月也

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人掌養祭祀之

犧牲繫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駢牲事神祈福

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案其芻豢之

薄厚牛羊曰豢瞻肥瘠察物色物毛必比類量小大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

佐疾以通秋氣儺逐疫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禦止也佐疾謂療也儺以

止之也以通達以犬嘗麻先祭寢廟犬金畜也麻以秋氣使不壅閉始熟故嘗之

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日都無日邑穿窬窮修

困倉穿水通窬不欲地泥濕也穿窬所以盛穀也修治困倉仲秋大肉穀當入也圓曰困方曰倉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

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

疑罪罰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是月

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戶

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涸陰日夜分則一度

量一同也度尺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權秤衡也三

二十斤為石升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

民事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

求故曰以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具財

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非上無乏用所求得也事

凡舉事無逆天數天道數必順其時其時乃因其類

其事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

不干逆行之是令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

也天陽亢燥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

恐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

民有大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

惶恐也行冬令則風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行冬令則風災

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焉恒燠之徵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

### 論威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踈之所由起



也上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得紀則治而安失

猶取也勝有所勝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已人情欲生而

惡死也欲貪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

士可使一心矣紀一於凡軍欲其衆也衆多也以多擊寡雖拙者猶以

克勝故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

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

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令無不化故謂之至重也重乎天下貴乎天

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捷養不可搖

蕩蕩動也物莫之能動動移也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者勝

敵不足以為武故言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誑今疆者不可犯也今信者賞不借刑先勝

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廟堂彼遠謂原野凡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鬪有負敗勇者凌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舉凶器必殺殺所

以生之也殺無道所以生有道也司馬行凶德必威

威所以懼之也威畏也懼懼也以威畏敵懼民生此

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而

威已諭矣諭猶敵已服矣服即豈必用枹鼓干戈哉以

進上干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實

省乎冥冥莫知其情實此之謂至威之誠誠實凡



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是舉死殤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是趨喻急疾也殤音悶謂絕氣之悶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也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也陷壞也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無有由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音畢陽之孫因殺趙襄子故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又趙氏恐也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有敵

接而欲已得矣已得欲殺也敵人之悼懼憚恐憚恐海神盡矣咸若狂咸皆魄飛形性相離離違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盧刺吳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王僚也故曰吳王一成成謂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專諸能成吳王也千密其躡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卒厚祿大將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

拳勇有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也行陣五列

退也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鈇利兵耨耨杖也

鈇讀曰葦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也通達今有利劔於此

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劔無擇擇為是鬪因

用惡劔則不可用也言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鈇利發之則

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為是戰因用惡

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劔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令能將將之能將

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

是矣湯殷王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發也齊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昧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

於郟遂禽移大犧結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而禽克之登自鳴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殷湯遂有夏之天下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

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

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之帝也武王虎賁三

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要成也甲子之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

日獲紂於牧野



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親殷如周視

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武王為天

所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始橫

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

豐郭豐郭在長安西南北至令支令支在遼西中山亡邢狄人滅

衛中山狄國也一名鮮虞在今盧奴西中山伐邢而

日滅桓公更立邾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

五兩之士五乘兩技也五技之人兵銳卒千人先以

接敵在車曰士諸侯莫之能難友鄭之埤東衛之畝

反覆覆鄭城埤而取之使衛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

踐土今之河陽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

三千人以為前陣陣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

都郢楚東征至于廡廬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

令行中國中國諸華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

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角猶量也精猶銳利統率士民

欲其教也教習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

可為而不足專恃也專獨此勝之一策也策謀

### 決勝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孤獨無助

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民解落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誹亂內作也誹謗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也勇則能決斷能

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

墜若鷲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搏攫則殪也中

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

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

商湯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過絕也以益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故曰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

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爲害溺則死故害大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廝後與衆白衣之徒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羈牽誘導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窮極也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不能勝也

不可勝故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闡布也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孤雉俯伏弭毛以喜說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憚遠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愛士一作慎窮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

矣得國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

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也見楚

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

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

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人已環

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持晉

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

矣甲鎧也陌六札也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

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甲盡遂大克晉及

復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



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君賤人則寬以盡

其方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主其胡

也胡何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

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

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

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

之肝病則止也止愈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

側愠曰諶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

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

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

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

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

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

是不得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利而進

故武之善也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

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

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也

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

之精妙矣



呂氏春秋第八卷終

呂氏春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第九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張邦瑩

何三畏

季秋紀第九

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

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昏

虛中且柳中

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其數九其

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在候鴈來賓爵入大

水為蛤

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



之故於是月來過周維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月殺獸四圍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頭室也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孟秋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以會天地之藏會合無有宣出命冢

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太宰治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

也舉書五種之要具文簿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

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甸丁

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

合諸侯制百縣命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為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為度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明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者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私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獲一作馬五戎五兵謂刀劍矛戟矢

馬取堪乘也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於旒僕於周禮為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輿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

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以等級陳于屏外也天子

之樹論語曰樹塞門者也司徒摺扑北嚮以誓之

插置帶間誓告其衆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

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主祠掌祀之官也祭始設禽獸者於

來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節解斧入

炭蟄蟲咸俯在宀皆瑾其戶咸皆俯伏藏於宀瑾塞

斤乃趣獄刑無留陰氣殺僂故刑獄當者收收

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

秩到嗜艾魯督嗜羊棗非禮之養故收去之也一說言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升故嘗之

親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兵藏殃敗民多鼫室秋

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林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

火氣熱故兵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鼫室鼻不通

也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行春令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干金



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 順民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夫以德

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皆是也故上夫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蚩尤

以多有之紂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靈之屬皆以滅亡故曰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

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取民之所與義也

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約置也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正治也天大旱五年不收穀不熟無

所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神

民命也早不收故曰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鄰其手以身爲犧牲用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

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變傳至文王處歧事紂冤侮雅遜朝

夕必時雅至遜順也紂雖冤枉文王而侮慢上貢必

適祭祀必敬貢職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

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爛

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人墮文王非

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



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

會稽之耻耻辱也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戰以報吳

欲以滅會稽耻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

好耳不聽鐘鼓音樂不欲聞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

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欲得其歡心有甘脆不足分

弗敢食不敢獨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醪同味身親耕而

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異衣禁襲襲重色禁二二青黃也時

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漬亦病也公羊傳曰

大潰者大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瞻猶足也於

是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會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來

善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獲肝肺同日而死

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償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

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傷外事之諸侯

不能害之不能以之害吳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及

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

一旦之死爭決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連首足異處四枝

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必死以於吳也於是異

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

守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之子相吳臣也殘吳二年而霸此

先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齊莊子請攻越問



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今日無攻越越猛虎也莊

齊臣和子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莊子曰雖

曰和子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

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和子曰

以告鴞子鴞子齊相鴞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生為故

知士

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心所繫

三日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

也工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抱之

與鼓抱待鼓鼓待抱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

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能賢者

辨之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士尉以證靜

郭君證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蓋嘗君竊以諫靜

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

汝也刻滅而揆吾家苟可以儻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儻

也揆度吾家誠可以足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

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

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善辭而之

薛與劑貌辨俱皆留無幾何辭辭於劑貌辨辭而行請

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公往必得



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

止禁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劑

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

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王方為太子之時

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顯涿視若是者倍反

顯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顯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革太子

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

君今廢太子更立校師為太子也靜郭君泣一作而曰不可吾弗忍

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

為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

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亦以倍地易薛之

少辨勸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

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

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不

見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

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變也一猶乃也客肯為寡人

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

衣成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劔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

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相也靜郭君辭不

得已而受受為相十日謝病疆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



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

非之弗為阻止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

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也往見宣王不辟難之故也

審已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

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於不知其故也先王名士達師之所

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水非惡

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

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故子路捨雉而復釋之

所得者小不欲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列子

子賢人體道者請問其射所以中於關尹喜關尹喜師老子也關尹子曰知子之所

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退

而習之三年又請問習也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知射心平體正然後能中自求諸已不求

諸人故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守求諸已不求諸人勿失也非

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

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亡賢不肖而察

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為非返還也以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

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為是岑鼎請因受之也疑魯君



欺之而信 魯君請於柳下季 欲令柳下季證之為岑鼎柳下季答

曰君之賂 一作欲 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 亦有國於此言已 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

此能說矣非獨存已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論語云非

信不立柳下季有信 齊潛王亡居於衛 亡出 晝日步

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

果何故哉我當已 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亦 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潛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 潛王不

所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 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 謂

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阿 不忠也潛王愚惑 而說之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

欲盡殺之而為之後 越王授向踐五世之孫欲殺王

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 非猶 又惡其

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

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

難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

精通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

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慈石

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慈石故能引也樹相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

近而靡或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在

利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之不遑坐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

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負今夫攻者砥

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

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

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月

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

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

蛤肉隨月虧而不盈滿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

隨月盛衰虛實也法聖人之德皆飭正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

乎先也飲羽飲矢至羽誠以為真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斲研斲砥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



磬者而悲

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

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

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

以贖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

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

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聞者內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

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

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

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而應乎

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呂氏春秋第九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員  
不  
希  
大



呂氏春秋第十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孟冬紀第十

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昏

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宿周

其日壬癸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其蟲

官也少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律中應鐘其數六

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故曰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

六也其祀行祭先賢行門內地也各守內故祀之也

其祀行祭先賢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

之肉先進腎屬水始冰地始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

地凍也故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

淮為蜃虹陰陽交氣也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

是月陰壯故藏不見西頭乘玄輅駕鐵驪亦黑象北方也

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蔬屬水其器宏以弁宏深象冬

閉藏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

四十六日而立冬故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

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

迎冬於北郊之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

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矜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

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周易龜策占兆審卦以知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

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

匿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溫服命有司曰天

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坳城郭

增益也令戒門閭修棧閉慎關籬固封壘壘讀曰移

堅壘印封也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



固國也關梁所以通塗也塞絕蹊徑為其敗田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

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壟塚也度其

甲小故曰等級也 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

程也 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蕩動也必功致為上

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工

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罪不當不功致也故行其

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

與其羣臣大飲酒班列齒也蒸祖實解節折謂肴蒸也

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成非冬不藏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

息之 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蠶上公

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其祀戶火正祝融其祀

在正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閑

故勞犒休息 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 肄習

試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虞官也

賦稅 無或敢侵削暴虐兆民 兆民兆大數也以為天

子取怨于下 故取怨于下 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

氣發泄民多流亡 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夏令



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微也行秋令則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恒煥若之微也行秋令則秋金氣干水不當霜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日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微也

###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重其親也重慈親之愛其子也愛心不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

葬死之義

言情不忍棄之溝壑故有葬送之義

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

之所慎也

慎重也

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

慮計也

以生人

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

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

謂之重閉也

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

相讀曰掘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

不惑哉

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

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



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備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薄葬之

情也善棺槨所以避一作備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

也慮計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侈靡者以必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

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事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

子之重之不急重尊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

哉甚欲欲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墊肝以來之抽墊古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耻也其為利甚厚也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

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含珠

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也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

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濫取其冷也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

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也題湊之室室

藏也題湊也棺槨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

環繞環繞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也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言寶賂其勢不渝變

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大輜車也羽旌羽旌旗

如雲儻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

有羽旌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儻蓋也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

之然後可制法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

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一作身

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 安死

三曰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聚

也其設闕庭為官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阼階也

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

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穎川人相視曰瞬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

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龍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相發也相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相慕富而得爵祿故人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亡



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  
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  
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勝數亡國多也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  
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善令父之不孝子兄  
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釜鬲食之人皆欲討逐  
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循治人事也  
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求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屈盡於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逼奪又視  
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

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蜚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之謂也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為樹也傳曰堯葬也成陽此云穀林成陽山下  
有穀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  
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  
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費財也非惡其勞也惡猶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



山林葬於阪隰一作阨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

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之者衆多厚葬之

少故宋未亡而東冢相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

也齊未亡而莊公冢相莊公名賁魯公之國安寧而

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

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

謂乎使見發掘之謂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雅小旻之卒章也無

馮河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

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

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

其乃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方是非未

定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而

非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

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

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璜

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

者也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堂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璠璠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

子遂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歛而反用之肆徑庭

行非度人又利之必見發掘故猶暴骸中原也歷級非禮也

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乎



言不欲違禮亦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之令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利之不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終不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

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故曰所以異異於俗也

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

民多知

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聞多知將問所以自竄也

其主俗主也不足

與舉

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

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

公不應東南嚮而唾

欲令之

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

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

涉

見一丈人

丈人長老

稱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

絕過問其

名族

族則不肯告肯告

解其劍以予

一作

丈人曰

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

也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

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



過吾猶尚

一作不取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擔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

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

今我何曷

一作以子之千

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

過猶至也

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

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

衆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

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

人無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於五員也放曰而無以為也

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

而聞

聞知也

身不可得而見

求之江上不能得也

其惟江上之丈

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司城

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

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

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

黍以示兒子

兒子小兒

兒子必取搏黍矣以蘇氏之璧與

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

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

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

彌精猶精微妙也

###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

之原

原故國廣巨兵疆富

一作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

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

置設其祝曰



從天墜者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

曰噶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也湯收其三面

作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螯作網罟今之人學紉

緩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

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罔鳥也徒猶但也周文王使人

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况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說

說民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也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

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

也禮射中飲不中故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

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



飴飴以養疾侍老也侍亦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  
 捷也跖盜跖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也以  
飴取人捷壯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徐益孫

張邦瑩

何三畏校

仲冬紀第十一

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比方宿

昏東壁中旦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

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在

孟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

冬律中黃鐘

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於黃

泉之下故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

黃鐘也

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

鵠鳴不鳴虎





始交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威故不鳴也天子居

玄堂太廟大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玉食黍與彘其噐宏以弁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

主地圖與民人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之教故命之也地之房房所以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泄

故蟄伏者死民疾以喪亡也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

也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闔

宮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省

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醱

之酒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射

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

時則酒善也湛醴必絜水泉必香湛清也醴煖也香美也

美也醴讀潘釜之潘醴讀熾火之熾也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

皆有功於人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誅也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

取䟽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䟽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故

教導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也是月也日短至冬



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陰陽爭諸生蕩

也諸蟄伏皆生者皆動搖也君子齋戒處必身欲

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也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也靜也陰陽方爭嗜慾成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也成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取竹箭是月也竹木凋物又斧斤入是月也可以罷

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闕門闕也

塞使堅牢也象魏門閭皆塗築圉固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

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

也國旱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行秋令則天時雨汁

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

伐之也大兵來行春令則蟲蟻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水泉減竭也氣木生虫故虫蟻食敗穀心曰蟥陽氣炕燥故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也聽受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也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



則惡之漸以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也射隨兕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

兕者之凶故劫奪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培也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

所為故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

願王察之也荆與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荆剋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王隨兕所以代王死之兄有是功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

罪而死罪殃也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齊王湣王也宣王

止也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

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三期也不如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

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甚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毀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

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賞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

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也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

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足以處其意矣雖名回也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挺猶動也誠辱則無



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若此人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也北走

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

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衛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

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力捷疾而人皆畏

殺之者惡安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華執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涉渡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夫粹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備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  
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君使

官人與鶴戰余焉能戰

魯閔二年傳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此之謂也

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裸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裸者也桓公  
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

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

天下者必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

導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

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跖曰

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內中藏聖也以外知

於聖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

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說非六

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阿其闕也六王謂堯

以為堯有不慈之名不以天下與亂于并朱而反

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

禹有淫酒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

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

骨肉相殺以大乘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稱

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此

之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

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殺音殺擊也辨說六王五伯

不若無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君也言曰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之謂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言淫刑以逞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也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也革更也於是具染  
而已染鼓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勇傳曰酒以成禮非繼以淫勇而紂之同母三人其相啖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  
甚少矣少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  
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紂故為後紂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當以法紂為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長見

五日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今之短近也  
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謔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

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與之居不安之

從義入禮則不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非猶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請為五大夫也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也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

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

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

不厭予取予求不汝毗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

以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國將不汝容焉此之謂也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也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喜於上世

也上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

悼公之子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

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

曰呂望連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釣於

渭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



封之於齊故傳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攝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於魯也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

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

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

也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恒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也三十四世而亡自魯公伯禽至頃公讐為楚吳起

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吳起衛人為魏將善治西河之外謂比邊也武侯文侯之子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

名止車而詢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

也識知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讒

也王錯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

畢入秦秦日益大畢由也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曰公叔之疾嗟疾甚

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言其智計足以相社稷能使用而從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  
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出王視公叔以疾而出也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疆魏果用弱非  
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

呂氏春秋第十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季冬紀第十二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

也此宿昏婁中旦氏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

南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

中大呂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去陰即陽

助其成功故其數六其味醎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鴈北鄉鵲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漢也鵲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為





巢也乳雉雉詩云雉之朝雉尚也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也

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蔬其噐宏以夤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

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

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

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

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群鳥

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漁讀如論語之語

命其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復亦

堅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

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窮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

修耒耜具田噐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

秩薪柴秩薪柴之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及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



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為正夏數得天言

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

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

之宜時令所宜而行之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

賦之犧牲列位國之大小賦歛其犧牲也以供皇

天上帝社稷之享皇天上帝五帝也社后上之神謂

也享禮也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親同姓

故使供之也牛羊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

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宰歷於國禮為

八法以御其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

力力謂致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令是行是之令

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季冬行秋令

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

災也金為兵革故四境之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

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仁之令氣不和

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特雩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

林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

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溫于晴之徵也

士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患



忘利道而用之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

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以其義高任大一國

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得臣也堯不能屈許由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能致四皓此之類也大者

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

一國蘧伯玉段干木是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

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

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梱蒲葦織履履一作以

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於不義之利不

苟且而取也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

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

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有間無幾間也出奔過北郭騷之

門而辭辭者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

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

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

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也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

及親者身仇其難仇當也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

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



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一作立意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德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犢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露雨膏澤也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謏此



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今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

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蓋蓋

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

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

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

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

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

之爰旌目曰推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有仇默為食於路有人戢其履薈薈而求黔

之曰嗟來食楊其目而應之曰吾惟不食嗟來

以之食也此豈其謝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

也秦人之下鞵也鞵邑名也莊躄之暴郢也莊躄楚

荆楚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

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

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

哉

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也而一作靡不可奪赤注亦同也堅與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一作人豪士一作人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倍百人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國也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

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

共頭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

私孟諸相借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

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譖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其於人

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未樂正與為正樂治與

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厚自高也今周

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也邊上謀而行貨

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割牲而盟以為



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宣揚武王威

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之夢以喜

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遭乎亂世不為苟

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

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有

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汙於

也忠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

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

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

不為也今以義為人殺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奚何

知以何道得人乃令之為已死也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

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故盡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

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世之人主得地百里

則喜四境皆賀舉國皆賀國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

不通乎輕重也不但不知相賀也乃不知湯武千乘

也而士皆歸之湯受命之王名天乙商主癸桀紂



天子也而士皆去之

梁夏失天下之主帝皐之孫帝發之子紂殷失天下之王太丁

之孫帝乙之子也

孔墨布衣之士也

孔子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

也

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

來猶致也必自

知之然後可

致也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

其感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

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

其故

告語也故事也

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

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

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

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

謂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

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於猶厚也又况於中人

乎孟嘗君為從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

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

何暇從以難之

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

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

從以難之未晚也

晚後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

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

辭以觀公孫弘

昭王秦惠王之子武王之弟也醜公或作耻耻辱也觀公孫弘云何也

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



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有此者五人也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弘自謂也故昭王笑而謝焉自客胡為若人言有如臣者七人也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諭公

孫弘敬諾公孫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凌可謂士矣孔子曰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

序意一作廉孝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即位八年也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灘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涪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難也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也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信侯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顛頊矣爰有大園在上大矩在下園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清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



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也公正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衰於此西望日暮也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不肯進青莽一作莽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類象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得也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春秋第十二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身者利者三

三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有始覽第一

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物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

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道經猶

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也以殊形殊能異宜說

之故形能各有所施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

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反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六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鈞平也

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星東方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

一名析木之津燕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北方曰玄天其星娵女虛危營

室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曰玄天西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

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西南曰朱天

其星紫微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

東井南方宿一名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與鬼柳七星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

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南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

泗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河出其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揚州越也南方為

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會稽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



太華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濟水所出也首山在蒲

是為岐山太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

其山盤紆警如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大汾處未聞冥阨荆阮方城皆在楚魯定四年殺井

陘疵處句注居庸殺井在常山

吳之具區越之區在吳楚之雲夢雲夢在南秦之陽華

湯華在鳳翔或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梁之圃田

圃田在今宋之孟諸孟諸在梁齊之海隅隅猶趙

之鉅鹿廣阿燕之大昭大昭今大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炎風良氣所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東南

熏風熏風或作景風興氣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

自南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西方曰颶風兌氣所生

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崑崙東

陳赤水出其東南陳遼水出砥石山自塞比東流直

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陳江水出岷

山在蜀西徼外雅水出桐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水道八

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北極內等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曰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為玄明遠道外不移

日周行四極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道也故

晝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日高也當樞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天地萬物

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

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易曰大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

萬物備也天斟一作堪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

輪萬物聖人總覽以知人也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利雷

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

陰陽例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

萬物也其所樂故曰由天地陰陽以生各得

名類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微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蚘螻蟻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法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乃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一作于土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大宮而小宮應擊大

角而小角知言類相感也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流

濕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然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罰為首棘楚以戰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安知其所以自從也凡人以為天命不由其所

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剝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

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

之貌天之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

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王氣也



者同義義同仁也霸者同力力同武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則痛矣同名不仁不義相惡也其智彌痛者其所同

彌痛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

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

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一本作桀為惡而眾惡來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

也召致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

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

且利中主猶且為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

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

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

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去尤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

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

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

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

一作掛其舌而得其鈇

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

以帛綴甲公息忌一作

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

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

惡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益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



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  
矣

### 聽言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  
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  
一作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觀一作樂大其鍾鼓侈  
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  
餒天瘡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  
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其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

其勢可宄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  
其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  
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  
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  
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  
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  
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  
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蓋御射人姓名御大

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徙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射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魏施仕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已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極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其之昭亂之定敗一作之成危之寧以實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

以危為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毀周

而下比干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不可為忠而忠故序不可勝舉故人主之性一作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致行故不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不敢

故以為過所以知者不可施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已知俗

法制行之以度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

揆之以數術驗之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誠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及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

所以成也其成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逮及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生自

上也其次知其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不知

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

則反於道百禍歸之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有其國也賢者

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深微

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故見賢者而不

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暫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爲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今今一作合齊

諸衆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

得而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也

### 務本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者詩云有

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

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及私也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  
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  
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一作危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  
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  
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此之謂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  
復自道何其咎吉乾為天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  
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復自進退又何咎  
乎動而無咎故吉也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反其本終  
咎故吉也復始無有異故  
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多欲列近則持諫位

也持諫將眾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不一作耻臨財物資

盡則為已盡猶畧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

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非盜則無所取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

以薄復厚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

君子不由也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

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言我  
者則國無患而使我

用之未必然也使無患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

無患乎猶安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



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未得治國治官

可也言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親外交

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

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

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規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必反

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徒一作也大明

之十一章也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致有疑

心喻君命臣齊一專心輸力不敢惑忘臣之行也

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齊國

者皆近知本矣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 諭大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禘古今而不成旗覆也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荒服也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谷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惠廣運乃神乃武乃文逸

戶蓋不聽管仲臨終之言因諷鄭君

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

嗣君以王者富民故曰無重稅也

旗覆也

殊俗異方

四表之荒服也

谷聖賢之名

一作惠

逸



也故務在事事在大專為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

抵怪一作天翟常祥不庭群抵歧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皆獸名不水大則有蛟龍龜鼉鱣鮪魚二千斤為蛟

龜可作美傳曰楚人獻龜於郭靈公不與公子宋龜

美公子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龜鼉魚皮可作鼓詩

云鼉鼓詩云鱣鮪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長在逸書論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長大也故可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

之無大魚也淮南記曰鱣房不能新林之無長木也

言未久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

曰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鳩鳩焉相

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

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

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

相與比周於一國媁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

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

必恃小小人其賤交相為恃一作然後皆得其樂定

則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生蟻蝨蟻蝨

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大論杜赫



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

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末世分葛西之後君莠也

說見務

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

不孝者能王齊王亦大也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孝行覽第二

孝行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詹何曰身治而國不治者

未之有也故曰必務本

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

務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也

衆多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

主孝則名章

於下服聽天下與

與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

於公侯伯子男乎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故得萬國之懽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於親故能忠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身輕也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北耕芸疾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

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囚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先本後末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

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

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敢簡慢於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

於四海究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會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

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也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軻勇於義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成

尚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

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

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倫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涉

逸沒溺畏險之害故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

謂之章以極目觀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龠五聲

故曰養目之道也維八音養耳之道也八音八卦之音雜會

五聲宮商道熟五穀烹六畜熟五穀烹芻調養口之道也泰熟決口腹

故曰養色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以說父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爾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爾嚴親之遺躬也躬民之

孝曰孝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之行敬



可能也安為難

安寧其親難

安可能也卒為難終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

也樂自順慎

一作

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 本味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

雖所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

得賢人與之其治以立其

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

非賢其孰知乎事化

一作

故曰其本在

得賢有仇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

仇讀獻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

焯猶察其所也然察曰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

任身

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母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

伊尹母化

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

一作

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仇氏有仇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

一作

為媵有仇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也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

為媵言必行

相得然後樂

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主故曰相得然後樂之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

殫竭皆盡



也危難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固

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息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

以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

功也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人堯用之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選

須臾之間也志在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姓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

音故曰為世無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

受禮義法則亦無所從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按之賢矣由盡忠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按賢

者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按之於廟爨以燿火

爨以犧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被除

塗之曰爨燿讀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

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

腥肉攫者燥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

之謂食草木謂麀鹿之屬故其臭羶也臭惡猶美皆有



所以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紀猶節也品味待火然時疾時徐滅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用火熟食或熾或微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治除腥羶勝去其臭

得其中適故曰無失其理也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齊和分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揆度不能論說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射者

毛之近而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

而致萬里故曰若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也四時之數春生夏長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弊敗

失飪也論語甘而不濃一作酸酸而不醅醅而不減辛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猩

之唇獯獯之炙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雉鱗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港梳之

旄象之約旄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一曰約美也旄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九

丹山在南方丹澤之山也二處之表有鳳皇之象沃

民所食食鳳也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有珠百瑋瑋水在蒼梧環九越之山藿一作水之魚



名曰鯉其狀若鯉而有翼如也翼羽翼也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鯉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其實者不死

故曰壽木指一作姑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之葉焉指姑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題難於姑餘是也赤木玄木其葉皆可食食

之而餘督一作之南南極之崖一作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餘督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故曰嘉樹食之而虛若碧青色陽華之

芸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芳菜也在吳越之間雲夢之芹雲夢楚澤具區

之菁具區澤名吳越之間菁菜名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也處則未

聞華言其美也善上英華也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陽樸地桂名在昭

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不越駱之茵鱣鮪之

醢越駱國名茵竹筍也鱣鮪大魚也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長澤之

郊長澤大澤在西方大如鏡也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木則不周山名在西北陽山之稔南海之秬

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在南海南方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三危西崑崙之井泉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如江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果焉群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蔬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甘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穎川陽城之西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清濱也橘所生也生江比漢

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也出於嶧家東注於江石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疆為必先知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彼謂

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下

首時一作胥時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剋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於牧野故曰待時王季歷文

王之父也勤勞國事以至有不忘美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文王為紂所拘於羑里之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示不與紂同也武王以此為耻而不忘也年而成甲子之事紂牧野故曰成甲子之日剋時固不



易得同常也太公望東夷之士也太公望河內人也於周豐鎬為東故曰東

夷之欲定一世而無其主主謂君聞文王賢文謚也經天緯地曰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伍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吳王僚也王僚長子客者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先惡子胥之頗貌不

受其言辭謝之也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請問也惡憎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故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搏執子胥之手與說畢

王子光大說子胥說霸術畢子光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

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柏舉楚南鄙邑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北走也昭王出奔隨遂有郢郢楚都傳云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平王太子之子棄疾也後改名熊君聽費無忌之讒殺伍子胥

父兄故子胥射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鄉

者始之吳時辨於吳境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田鳩

齊人學墨子術惠王孝公之子駟也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  
近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之不可得遠之也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  
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窟勤以待時分大窟  
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也有從千乘而得天  
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傳說是也有從  
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乘士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襄子高  
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觀身之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

也也後稷不種後稷之種必待春故人  
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之功非時不成方禁之茂美  
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禁也秋霜既下衆林皆羸羸羸  
盡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  
始也鄭子陽之難測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狗  
者誅之人畏誅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  
殺子陽高國乘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亂也故禍同當其時狗  
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  
然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  
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

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

也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繭氏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萬民

不附是以衛人取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

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

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而濟之者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

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

###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木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

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雙戾若性雙戾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禁止也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郢楚都也楚人



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久見恣也公羊傳曰文公道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此之謂久習也

賞罰易而民安樂其正民去邪

氏羗之民其虜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

不憂其係纍而愛其死不焚也焚燒皆成乎邪也

天之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

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

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答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一本作以

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其類詐偽之道雖

今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復不可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反而為賞雍季在

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一作資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自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焉有以一

時之務先自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

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其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同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乎

之所舉此皆不知勝之武王得之矣得猶故一勝而

王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輕北取代東迫

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也遂定三家韓魏趙也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 長攻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揜也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

福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質

史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

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

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

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謂彼險難也故曰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也

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但遂取息於舍於蔡入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

山代之南山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

歸虞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

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



好於代者非一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

事故言萬故也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襄子謁於代君而請

觴之馬郡盡謂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

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

君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

酒合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舞

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

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

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

遵理三君趙王句踐楚文王趙讓然而後世稱之有

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

闕失雖為王可也

慎人一作順人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甕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也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編水利灌溉編

蒲葦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君君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號當為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繆公姬孟子

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號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

秦此云亡號誤矣楊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下避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

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孔子弦歌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言是以知松栢之茂也亂世無以自免松栢喻君子

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

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陳蔡之厄於丘

皆享國克復其耻為霸君故曰得之返更也子路抗然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瑟而弦歌子路抗然

執干而舞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道達亦樂樂兼善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故許

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故許



由虞乎頴陽虞樂也頴水之比曰陽輕天下而不屈

樂乎頴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出何書也

### 遇合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德不見大用裁至也

也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知聖人不能用之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多幸愛不肖之人而任之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處居也不為苟易必審諸已然後任然後

動任則處德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惡安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子一作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

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二孔籟也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野鄙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不必生也終死衣器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財也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一作

匪不可一本下有當字畜因出之以為盜竊犯七出故出之也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理者故宗廟滅沒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嫖毋

執乎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勸屬女以婦德而不

說何傷明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菖蒲俎昌本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

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

有惡人焉曰敦洽讎推一作類廣顏色如浹類一作

沐垂眼一作臨鼻長肘而盥盥盥也陳侯見而甚說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

能往使敦洽讎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

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



古之會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未知也不知無知

而使之是侮也侮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之喪滅也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惡足以

驚人其言足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

友不衰交受敦洽豐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

遇而過者則必廢若敦洽豐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也

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而不此宜遇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用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

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幸所遇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

至七十九者乃大幸耳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

以賊一作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後也孽病也所遇不當

為楚所成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必已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龍逢誅桀而桀

諸父也諫紂紂曰箕子狂惡來死箕子紂之庶父也

其心視之故曰箕子狂惡來死見紂之亂而佯狂

也惡來也武王殺之紂桀紂亡故滅亡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伍子胥諫吳王

鴟夷置子胥而投之江也夫差不欲與越義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長弘周敬王大夫號知天道欲城成周支天之  
其君長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其罪故血三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年而為碧也  
已疑曾子悲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莊子行  
一作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宋  
天下細萬物其術尚虛無著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  
書五十二篇名之曰莊子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其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響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專一上一下以禾為量禾兩  
故以為法也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物物而不物於  
一曰禾中和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作喻天地不在  
於禮也不以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  
物自累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少典  
皇之中農植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帝軒若夫萬  
韓氏也得道而仙言二帝以此為法則者也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



劉廉利也尊則虧直則骹傳曰高位疾顛故故曰直則骹詩云草木合則離愛則隳隳廢多智則

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可得而必牛缺居

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也缺其名秦人

也秦在西方故稱下之邯鄲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

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

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想我於

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想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

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繼也於是相

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知牛

人故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伍其

越次弟也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

人髮植目裂鬚指植指植也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揚

也播散也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視涉無先者

無敢先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船人不知孟賁

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近

近無愁難猶未可必也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

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桓司馬桓王使人問珠之

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哀十四年傳曰宋桓魋之

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嘗稱於是竭池而



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

商而禍充天地充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曰何益也

張毅好恭門閭帷一作帳薄聚居衆無不趨過之必趨輿隸

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熱一作

崩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而內逼此之謂也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一作

棄世謂不食穀實不衣芮温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也身處山

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曰單豹治衷不外

謂此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

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

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

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

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之解人謂子貢也

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可必

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

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

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第十四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張邦瑩 何三畏校

慎大覽第三

慎大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益愈凡大者小鄰國也

疆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疆勝其敵也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疆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也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言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患憂也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般亂也分分恐恨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干辛桀之諛臣也專桀無道之威以致滅亡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驚或作夢驚亂貌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桀愈自賢矜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

湯由親自射伊尹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揚言而親自

也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曰桀迷惑於末嬉

好彼琬琰琬當作婉琰順阿意之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

也盡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湯與伊尹

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

言曰今昔天子憂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

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湯

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

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

不可止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



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私商不變肆安其

所親郭如夏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也此之謂

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

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武王勝

殷入殷未下舉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封帝堯之

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舉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曰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殷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武王於是

復盤庚之政不違發巨橋之粟巨橋紂倉名賦鹿臺之錢

以示民無私鹿臺紂錢府也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拆封比干

之墓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以箕子避亂

清淨其宮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過商容之里者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與謀委質於武王之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

為國以書社賞之庶士施政去賦施之於政事然後

於濟河西歸報於廟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功

策勳此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



桃林秦晉之塞也蓋在華陰西長城是也殺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械也熊虎爲旗甲鏃兵戈戟箭矢也馬弗復乘牛弗服釁鼓旗甲兵

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之藏武王勝殷得

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

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

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字讀如號愬履

虎尾終吉愬愬懼也若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也喻二虜見於武王有

武王拜之是終吉也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

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翟勝之下老人中人城使使者來謁襄

子謁告也今盧奴西山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不過三日消也飄風一作暴風

暴雨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反故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於積言無積德積行一朝而兩城下其及我乎傳曰知懼

如此知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也夫憂所以爲

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

也持猶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



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捉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

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

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

九下之不肯以善用兵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程魯

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之善持勝者以術疆弱者不以疆弱言

能以術疆其弱也

### 權勳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

受三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戰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  
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  
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  
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  
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  
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  
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  
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一作  
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

也猶取之內帛而著之外帛也帛櫃也君奚患焉患猶  
難也

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爲虞庭  
中之實而

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

馬而欲許之禮官之商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

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  
牙

也隨順也車無輔則  
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下  
也夫

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

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

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遂反伐虞又克之荀息

操璧牽馬而報報也獻公甚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



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也殘害中山之國有風

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也作風晉國之近晉者也或

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

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夙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

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

君曰大國為懼而于逆之不祥于釋之置赤章蔓枝

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

行山中道狹故斷至衛七日而風繇云智伯欲鐘之

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

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

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耻而嘗之曰不戰必剋若類掘若壘剋拔也若

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剋汝也壘冢觸子苦之苦欲齊

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一作之卒

比北走天下兵乘之乘猶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

所不聞其聲一作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

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

門名也請金將以



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金藏所在也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濬王貪金不給達子以失國者乃大惑者也

### 下賢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

也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夸說而自大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攝也

也津病也攝猶屈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狠乎其誠自有

也自有道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也

詐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測也言深不可盡

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由就讀如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天之浩大也假乎其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克實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日曰宙言其

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於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滿之色則近得師友矣堯不以帝見善

綖北面而問焉善綖有道之士也堯不堯天子也善

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甕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鷙祿爵者固輕其主

鷙亦輕也其主鷙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鷙祿爵吾庸

敢鷙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脩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喬也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德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于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

索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

行以忠心與人相極盡知其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為法則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援攀也魏文侯見

也援攀也魏文侯見也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及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

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敬也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報更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

不亦易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後行

餓人以免靈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文君周後所分

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孟嘗君之所以却荆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

也古之太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

殃者皆以此仁義之道也

屈一作也堪樂也樂士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骯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哺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盡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

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

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也骹桑

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兔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

其城藩也以喻骹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

下之扞趙盾之難也以桑下之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也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于

也大夫廢于為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些些言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

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

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及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待矣文子孟嘗名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及命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固護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廢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薄輕也故善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  
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益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  
立十一年僭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  
不足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  
齊湣王嘗城之於此有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行奪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益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益曰夫無其志也未嘗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

若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得大夫士及民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則下愛利之矣大王意獨無欲之邪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人愛利也惠益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

欲也故曰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無官為長

當法則之也以道見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

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

矣得賢名過於孔墨遠猶多也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益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

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

弱可以制疆大矣是也田贊不補衣而見荆王田贊



也補衣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

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

甲鎧也此惡末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

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得猶取也意者為其

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刻人之腹隳人之

城郭刑人之父子也隳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人

不得為榮意者為其實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不得財實

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人亦必謀害之苟慮危人

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久則甚不安之其為事如此甚不得

安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荆王

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

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此之偃息故

曰未知誰賢之也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

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其車以送之也管子恐魯之

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

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

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為唱歌歡之令走也役人得其所欲已亦

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

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致於王也



不廣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必得也

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北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蛭

蛭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蛭蛭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

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固難必雖然

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

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

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

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甯越謂孔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



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越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

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服却賁置也眼退也却舍延尸舍却舍以緩其尸

使齊人得收之彼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

得尸而財費之也內攻之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

也孔青曰敵齊不刃則如何其尸為京則如何寧越

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久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罪一作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寧越可謂知用文

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

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各犯曰不可天下未

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各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

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也樹立文公

曰吾其能乎各犯曰事若能成繼經一作文之業定武

之功闢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

之闕勤天子之難也勤憂成教播名於此乎在矣成仁

教勤天子之名以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草

中之戎驪土之程定天子于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

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

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南陽今河南陽煖溫之屬是也

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各犯之謀也



出二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小都大傳曰都城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

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

至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正也武王使人候殷也反

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誅皆閉口無誹



怨之武王曰嘻遽告太公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戮暴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有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故選軍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甲朝也與諸侯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縮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矣報白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

紂所以克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

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

耕而獲不耕而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曰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

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

動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字下有

萬事因也十一字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孔子道一

遵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辨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

不者天獸之天獸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

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若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

刺曠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豨推

此言之不得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

導以義故無與之國雖大民雖衆何益能使之不亡

### 察今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

法也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

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

也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也一作異而與殊東夏東方故

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同一作乎



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欲異口僭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轍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巳亦人也故察巳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

見故審堂下之陰

陰以夕

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

見一作先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

胛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調和

荆人欲襲宋使

人先表澶

一作灌

水澶水暴益

暴卒

荆人弗知循表而

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

導涉也嚮其施表時水可涉也

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

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

之法也有似於此

以此表澶水而不知其長益也

其時已與先王之

法虧矣

虧毀也

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

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惇惇亂不



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

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嚮囊

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一作學事必循法以動一作作也循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不敢

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

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

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鏐鏐鏐鏐良劍也取其能

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鏐鏐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騫千里名也王者乘之遊

騫因曰驥騫也夫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

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刻一作其

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於此下墜劍者也舟止從

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

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治也與此契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

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間其

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

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以此悖也

呂氏春秋第十五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庫  
三

三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先識覽第四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地從

於城城不下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直父處郊

杖策而去邑乎城周郊人禠負而廢之故曰民從賢也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以得化耳故曰得其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已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桀之必亡也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妲己爲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比干之心折  
政賞罰無方道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比干之肝剖孕婦而觀其胞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

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大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史記曰智伯攻出公出公奔齊而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爲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焉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宿度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君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書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書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

之樂樂極則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者也

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去苛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與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也國之亡也天遺一作

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也威公薨葬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肆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

周鼎著饗養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來咽害及其身以

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

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

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

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

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

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



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革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可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也

###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也

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也未必知其為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得士則絕也無此之患無亡國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然魏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

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下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剗剗不得休息而後進論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喪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而可盡待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使人問焉曰曷為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謬

速解左縣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友一作也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獨也見也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實者不智聲實不復審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



辭欲觀人之至行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

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死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休道人也著書容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子陽鄭君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子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瞋則與不見同同一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士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詭詭讀誣妄之誣

億不詳審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智也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異謂能與不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之前故曰接遠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何如故曰弗能喻戎人見瀑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也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之莽莽均長

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士不能為昏主

謀以存將亡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作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悖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亡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

亡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

矣病困也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當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伋方遠猶既也無今相近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慊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

於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

也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守趨趨鬼物乘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謹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

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

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

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矯公命為有一

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飲食長與公公曰何

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

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

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

飲食也社四



十社凡千家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

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

袂而絕乎壽宮蒙冑也袂衣袖也以衣蟲流出於戶

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

欲人見故掩以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

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易無由接見也無由接

固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

牙常之丞南公于啓方之屬也

###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日尋是何也不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勾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

不鳴鐘鼓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皆蹇



也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殺池縣西崑塞是也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尸女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友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師行過周城所謂王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西周襄王時也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

才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也不下車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遂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稱君命曰矯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

東邊候晉一作備注亦同之道候視也晉國也過是以迷惑陷入



以一作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感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疆疆霸也一作若是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

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

至則不信秦叔哭其子云晉人遇而言不可不信師

之不反也秦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反

者從變初言信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帥執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尾繅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也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駭謂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投棄孔子無

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過也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不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謂也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也時二若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

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為也雖此今世二人罪罰於民意亦可

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日聽無事治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貴一作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君臣實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

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不敢取

矣何乃二篋也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中主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

故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一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越王句踐破吳於

也讐也以讐也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湯

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史起

與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

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

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

也則篡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



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  
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  
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  
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  
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  
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  
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今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  
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  
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

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  
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啍啍之中不可  
不味也中主以之啍啍也止善賢主以之啍啍也立  
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  
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正之不得為四世  
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谿無水曰谿若白  
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  
善政以求致治也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勿

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

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

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者作尚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

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

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

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

子貢讓而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

隆當作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

格鬪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

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又反伐郢復



也郢楚國都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鷄父之戰凡持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公二年齊曰鄭公子歸生受命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

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

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遂驅入於郟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為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非

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彈膠輪之於川與士卒從

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大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

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介其鷄介其鷄介甲也作小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鐵季

氏之鷄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作

之宅平子名意知子純之子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曰禘於襄公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

襄公昭公



之父也禮天子八伯諸侯六伯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季氏之舞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

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

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

卒猶遠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去宥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

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疆也少主惠王也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也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

王制法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也一言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

曰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夫請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  
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  
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  
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  
也

###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  
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  
之也不是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然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  
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悖亂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  
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謂賢不為善而從一作邪辟使人從  
謂善故所謂賢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可從者乃悖  
而聲實異謂也天賢不肖善邪僻可悖逆之邪僻者  
善之悖逆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齊潛  
者之悖逆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亡立至齊潛  
三思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問所  
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



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黷邪公

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黷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

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自斃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

龍稱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

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

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

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尹文曰王得若人肯用

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

廟一作廣朝中深見侮而不闕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

大夫見侮而不闕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闕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

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

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

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

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

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

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雖不可治言不怨也意者未

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

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



敢闢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闢是辱也  
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  
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  
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王周室之孟  
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  
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率義以霸管子輔  
繼篡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輔假有之  
又不能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呂氏春秋第十六卷終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審分覽第五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

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

疾無自至自從也君德合則祥瑞夫治身與治國一

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

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

也分地獨也速疾也獲稼穡則入已分而主亦有地



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

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

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

臣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

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好自治人夫人主亦有

居車無去車去猶釋也去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讀去就之去

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偷也堅窮廉直堅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盡也人主之車所以乘物

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

自恃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詔亦教以用也若此

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

家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

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馴是也有道之主其所

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

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

無使放悖放縱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

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

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役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慎也



故曰不可不審愈益也不審之而欲治壅塞之任不

猶惡濕而居下也故曰惡壅而愈塞也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

在臣下在於人主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

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

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幽王周

宣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耳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皆惡謚也今有人於此求

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而不得也

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

司也萬物一作那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

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一作遇悅以

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光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汙

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任以公法而處以貪

枉與上賣馬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將行罷怯以充

窮之似藁本蛇床之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倚類

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

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

正也故名不正則人生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

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頤益黑顧求

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此牛名馬故至治之務在於

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

之主主猶性也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為

雖知與之不與和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處居

為名其功也和而不矜不自矜伐成而不處也老



于曰功成而弗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

制於物無肯為使也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

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清靜

以公正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

意觀乎無窮與流乎無止行流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

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有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

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得道忘人而人慕之此乃所

以大得人也夫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知德忘知乃

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仰

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人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

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

明之也望遠若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

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亦

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大明者垂拱無

治小事也假攝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

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

假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假攝者務濟

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

人也同公有流言之謗譽德有鍾巫之難故曰夫其

不全也雖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是故

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宰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

也妙微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

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澤被天



下而莫知其所自姓始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

###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正法天之正安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陟也言天履生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

道因人之知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不知人而特以故彌少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闕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列棄所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不出戶庭而知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與焉故曰所以為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東海之極水至而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為寒寒暑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其誠故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盡能也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



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以狂言而自得所君

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

君而在於臣待臣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物不可悉識備識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

備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

為車者數官然後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

為車哉特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

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

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元王

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

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

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

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

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

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

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故思慮自

心傷也思慮勞精神而亂智差自下也差過也用智

欲以自奮能自歿奮疆也夏桀疆其能以其有處自

消亡也無道自取破滅之其有處自

狂也故至神道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



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和君民孤寡而

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此則姦邪之情

得得猶也而險陂讒慝諛諛巧佞之人無出入無從自

用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

也順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情所則守職者舍職而阿

主之為矣從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

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

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

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

于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為后稷作稼后君稷官

于子曰柱能植百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

厥龍萊以為稷昆吾顓頊之後吳回黎之孫陸終之子

夏鮫作城鮫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

而非主一作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能暴以好唱自奮

奮人臣以不爭持位孝經云臣不可以不爭於以聽

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



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是臣得後  
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為代有司為有司是臣得後  
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

也定耳雖聞不可以聽聽不可以聽五音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以視

也五心雖知不可以舉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

勢使之也意傾邪故曰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於靜有所聞故藉於靜

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心之知也藉

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

廢矣三官耳目心不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

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

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雖知曷知利避害

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馳騁而

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馳騁而

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

本者弗為也故曰不至則不知則不信言不知

愚者之所不至也信備仁義無欲為可無骨者不可令知冰亡國之主

以致治安國之本暴施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

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

行其理為可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

昭釐證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

子與趙襄子共城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宜陽生

景侯處徙陽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系小使官官以

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



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

其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

所以知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

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必十里之間而耳

不能聞惟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

知其以東至開梧東極之國南撫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之國

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

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

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

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

紀治一作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

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

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

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愈得知有司請事於齊

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

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習近習所親臣也



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

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子

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藜羹可斟無粒可食故

日不斟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

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間謁孔子而進食

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

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

攫而飯之煤室煙塵之煤也入猶墜也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

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

妄不足恃識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

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

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

者也精被篲日用而不藏於篲被篲賤物也日用掃

君好治人臣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

職與被篲何異也舉動作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能獨當是衰暗

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



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  
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曰乘雅一作持作駕寒衰作御  
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筮著此二  
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  
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  
在上官使人人任其事也故盡畢其巧能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  
也任其人得其能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謂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

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太陰也月能燭之而無所窮極也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  
所屈而意不可障太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  
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  
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黔首畢樂其志  
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無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  
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也  
子復於桓公復曰舉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若寧邀請置以為大田寧邀登降辭讓進退閑  
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



以親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諸侯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

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鼓之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

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呂佐王平邦國也決獄折中不

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獄

官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

吾在此桓公曰善今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

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

能也管子入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

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

愚險之言無不職矣自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

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

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

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

官慎一作慎職而莫敢愉愉解縱縱後人事其事以充其名

上事治也名實稱備之謂知道

知廣

五國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圭者非一自行之也知自官之要也知自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諛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虛飾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正其行情不雕其素素投也本性純樸不蒙厚純樸

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

度之議者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此二者審則

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

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

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凡朝也者相與各理

也也紹相與植法則也植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

至矣法則之用植矣在辟邪撓之人退矣撓貪得偽

詐之曹遠矣曹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

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

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故子華子曰厚而

不博敬守一事一事正事正性是喜群衆不周

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和唯

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

所以章也長猶盛也章著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



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

詔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

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必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

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及更大是之

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

不政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

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

奈何為實也實一作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燭照舜曰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裔之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

陽竒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

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

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以用也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故襄

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

之矣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登復耳目哉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登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

力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能為霸王之非尚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材木矣訾功丈一作而知人數矣訾相也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一作而管夷吾百里奚聽一作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樂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馱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乎

慎勢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誠信之數欲入信之故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螻蟻食也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察知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通不達



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

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

也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

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

若少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

也故曰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

威衆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

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養兆民天下號之曰神農王者之封

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疆幹弱枝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

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家室也王者以

以天下為國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滕費小故勞也鄒魯大故逸

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行其威易也以齊楚則

舉而加綱旃而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小國無大勞故曰而已矣所用

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鄣武其無岐

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鄣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湯

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

畜小吉以小畜大滅滅示也以重使輕從順以輕使重



凶也凶逆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

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

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世賢士之佐遇亂世

而王尚為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

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

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樛

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受威立者其教止

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

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

不能以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

也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

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

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

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

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

疑焉尊卑皆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

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

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書四

非前申韓稱之也十一篇在申不害韓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

未定者人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屈竭積兔

欲望之也也



滿市行者不顧顧視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

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各守

其封故莊王圍宋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六年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康王

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圍宋

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

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

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

憎也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子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恒也宰予字子我臣恐其相攻

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願

去一簡公曰非而汝一作細人所能識也一作居無幾

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

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

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悔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

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曰聽群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衆人之議人

心不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

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而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

齊死生等陽生貴已輕天下而貴已孟子曰陽子孫

古今也臧貴勢孫臧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鐘也擊

也兒良作兵謀貴後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

進也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

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空者其唯聖

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貫習不足以

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乖而成萬物不同乖改也不同目

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

聲清濁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上軍必有將所

以一之也將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

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

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策也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

一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者何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

聞為國身治國亂未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  
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治為  
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  
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  
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  
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  
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  
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

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

五帝以昭神農以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

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

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商文曰何謂也吳

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

質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爾辭官其主安輕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曰士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

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



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

問我我亦問于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

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史也與

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

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

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故曰困於王錯傾造

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夫吳勝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陵而

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於五湖齊勝於宋齊宣王伐宋而勝而不

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

知長短羸絀之化邪 呂氏春秋第十七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第十八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閣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審應覽第六

審應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

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各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

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虛稱不可以為致則說者不敢

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要約孔思請

行其為名實不相當也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去之他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

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

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駭擾也去駭從不

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

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鄭

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後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

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

邑不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

晉公拘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

邑不敢當也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

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之魏王慙曰固非

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

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

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

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王之子

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

有是言不可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

生聖于也于乎田訕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



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  
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  
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  
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誦謂昭王有非其  
有田誦不察也察知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  
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襄子後七世  
武靈王之子吳姬所  
生事治也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  
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蘭離石  
入秦二縣拔趙自入於  
秦也今屬西河而王縞素出一作縞素出  
布總縞素出  
總喪國  
之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  
王不兼愛也秦得

地而王出布一作總秦得蘭  
離石也齊亡地而王加膳置酒而  
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  
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  
能諧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  
薄疑將  
後也八世平侯之子也秦駘其號為君夫聚粟也將  
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為愚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  
家與藏之於官  
何擇擇失也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  
得也其不  
如在上也為官言不如其  
在上上謂官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  
如在民也為民言不  
如在於民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



矣從聽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

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

族也為公子沓相說公子沓嘗之曰申子說我而戰

為吾相也夫嘗毀也說我我說之也而戰懼毀申向

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

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也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也駟驕意者恭節而

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

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

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

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

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

也卿大夫恐懼患之患也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

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也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

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

授叔虞周禮候執信圭七寸故曰余以此封女叔虞言以告周公周公以請

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

娠太叔夢天帝謂已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成唐而封太叔為晉侯

此之謂也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

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正輔荆莊王立三年不

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商臣之子旅也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禁止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

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施設也何不施設言於不穀也對曰有

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

射之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

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

以覽民則也覽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

駭人冲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誣之說也太宰誣之

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誣晉栢州犁之子州犁奔楚誣自楚之吳以為太宰

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與

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

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譖日之役者有執蹶瘠而上視



者踰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

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東郭牙曰然也

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

色也湫然清淨者袞絰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兵革之色也矜嚴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

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吟吟開所

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

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

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

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隱矣匿藏也故聖人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

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 精論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後左右盡蜻也蜻蜻類小蟲細腰終日玩之而不去

玩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所取而來吾將玩之



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無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病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病猶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得道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

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

若夫人者目擊一作解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

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

符道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

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楚僭稱王

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與庚父令尹子西司

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

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

若喻微言若石沈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

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



嘗而知之潘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識味臣也能別潘澠之味也白公曰然

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

者為可耳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白公弗得

也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以微言言言者謂之

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

言去言去不仁不義之言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為因天無為天無為而

之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于西于期而有荆國葉公子

高率方城外衆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齊桓公合諸

侯合會也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

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

故子肩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疆有伐國

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

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

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

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

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龜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



之南故假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三塗為崇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襄弘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于陸渾二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傲戎九月丁卯晉曷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吏先用牲于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二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也矣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天子許之天子周朝禮使者事畢容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特也襄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也周襄王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王明矣劉康公乃傲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于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本作成黨衆口熏天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惑疑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必不可無辨也別辨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也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

謗辨所以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

車裂而死以世詭辨反白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紂之虐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紂周召公以此疑紂



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夫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達也約車十乘

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

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行之也失從之意又

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辯不若無辯

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倕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倕於鼎使自鑿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銜鑿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淫辭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論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



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

與約空雄地名遇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

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與兵攻魏趙欲

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

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

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

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

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

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臧三牙公孫

龍言臧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也龍言臧之三牙辯說也若

乘白馬禁不得孔穿不應少選辭而

出須臾明日孔穿朝見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

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其辯謂孔穿曰然幾能令

臧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臧

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牙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說

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

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

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今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

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今謁者駕曰無馬令涓

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



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或夫共三  
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裁去其二少而均故易

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

言破律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人衣

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

公雖亡緇衣此實一作真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

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

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路婦

非其理也言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

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

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王

行君臣之長也夫老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

此則群臣長矣君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

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

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人

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獻之惠王惠王

善之以示程剪程剪曰善也程剪程黃惠王曰可行

耶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璜對曰

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謗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

善矣輿謗或作邪謗前人倡後豈無鄭衛之音哉然

不若此其宜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夫

說也不如呼輿謗宜於舉大木也



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鄭衛之音宜於衆人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日善而不可行也

### 不屈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

矣辭雖一作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猶尚也察而以達

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

惑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

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

傳國傳授惠子辭謝不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

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

以此聽寡人也聽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

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

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

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

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

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

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

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野野邑名也自拘

於野將服齊威王幾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

於齊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



難於魏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國境內也

不受之名以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為必誠也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蝻今兖州謂蝗為騰翰王與惠也食心曰螟食葉曰騰

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子擅相禱受害於義者也

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

相應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

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晞

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表掇儀度使工女化而

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

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

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

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

悉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上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

勝用乃驅其所愛子第以殉之此謂以其所大術之

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天下人笑之得乃請令周太

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鄲三

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魯也國家空虛府藏也天下之

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衆庶誹謗怨望也諸侯不譽一作

其惡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



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小前呼與誘後亦和之  
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程剪而從  
其謀社稷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名寶散出  
乃存之  
以賂隣國也上地為四方  
近侵削故曰魏國從此衰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  
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  
天下莫大焉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言獨見  
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匡章  
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疆以  
也力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  
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徐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  
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歛陷陷一作所婦曰

寒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然而有  
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遇其說我有大甚者惠  
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  
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  
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  
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藉同也白  
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  
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太  
甚者

應言



七日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

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

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燥雞難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

所可用螭讀齧齒之類齧齧好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

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餽則

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

其餽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

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

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

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會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

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

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

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

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

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

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之相國也

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曰今王興

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

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



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  
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  
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  
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  
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  
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  
臧為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  
詔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  
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  
公公謂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

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  
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  
也以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一作善牛也王  
使負牛持絳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  
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卯如身身是重臣也令二輕  
臣也二疑也臣見今臣責令秦卯雖賢固能乎言不  
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凡人主之與其  
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割  
也錙銖兩也謂分絳安且何地以給之給大官  
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秦得其所欲田秦亦令孟



印得其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疆猶不

能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邛為司徒以棄

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誣魏王許綰秦

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

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

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

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

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

取也王曰甚善甚善然乃輒輟行輒止不秦距大勝於長

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衆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

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

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大蚤入秦奚待於魏

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耶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

有將將大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將大將可以入而不入

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論辯也

### 具備

八曰今有羿蠡蒙繁弱於此而向一作無弦則必不能

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蠡蒙

為弓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

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



於鄆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伊尹嘗居

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

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

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

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

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

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

不善子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

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

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邑也此臣所以辭

而去也魯君太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

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

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發遣而令之亶父告宓子

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

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最宓子敬

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

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

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

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所舍

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

民間行

聞夜

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

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

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

行於遠

宓子必行此術於魯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

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

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

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

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

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莫若誠

以誠說則信著之以誠治則化行之

聽言哀者不

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

其動人心不神

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民春秋第十八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民日報

三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離俗覽第七

離俗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

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

妄苟也

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

氏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

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賤之

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

繩正也行如此者雖死益窮困益有榮名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

高貴也所潔白中正若周時伯夷衛之弘演身雖死天

下聞之益貴

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舜湯微亦非也舜有卑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通義斷則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

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撓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椽椽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也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

羞之漫汙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

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

力忍詢詢辱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於潁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圖之武一作

者遂之也遂成也仁者居之也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五子

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也言已請為五子為相

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

上天子謂桀廢之非禮義也

殺民非仁也

戰伐殺民非仁心人犯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五桀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

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

故如石方之農北人無

擇卜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

察見也

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

不之賴不類之

也賴利也

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

不欲於物故物

無能

不漫於利不宰於執

漫汗宰

而羞居濁世惟此

四士者之節

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卜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遠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

四介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綏不得已而動因時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

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

羽釣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亡戟得矛

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

也矛却

一作退

而去不自快

失戟得矛謂路之人曰亡

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

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

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

高唐齊邑也

孤狐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也餘子當其馬前而問之

叔無孫曰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平也



阿之餘子曰噫還及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疾驅而從也

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今此將衆亦必不比矣比走令也

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

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

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

有莊子曰縞之冠丹績之袍袍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

墨劔室從而叱之嚙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徒但終

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

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

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

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

以加乎加上也

###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誠義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取受也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取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杅曰莊公光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今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也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道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有肯至

越也荷誠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十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自子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

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

衣量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一作

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



師眾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  
 名虧壞土忠臣不恣為也不復於王而遁遁自也至  
 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  
 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  
 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  
 終為天下撓撓擗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  
 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  
 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  
 之廣也鄣湯所居也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至矣  
 順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曰公之亂矣靈王作乾

公之臺百姓怨怨公子棄疾之而立是為平王白  
 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今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讐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  
 亂也白公之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而  
 今猶為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  
 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為人也公直無私王  
 使為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  
 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  
忠孝之義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  
令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  
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  
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充矣太華  
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

兵不能當矣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通澹乎四海澹之也東西南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不臧也臧臧也虛

素以公素質也惡其質以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也其之敵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於後世說通而化奮利行

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德以季世視之則覩也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故曰德之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罍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滅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麗姬易之也膳昨之也歸膳故曰所

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由遠姬施醢于酒寘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劔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烝也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文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

瞻諫曰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于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君以

若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于玉

若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于玉



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鏃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今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者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多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勿不徒斷耳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湯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商商鞅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習勾踐試其民於復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遠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退止也賞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與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年雖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

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也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瀟水倒殺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鷓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若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祈求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讐也周書周公所作畜好有讐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有讐而衆故流于堯  
禍及子孫河東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讐也不善則不有其位不得有有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有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知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也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

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如神也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過猶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謂莊

也也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妾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妾矣由

此觀之咸陽市門之金固得載而歸之也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

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數為

令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登其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知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是以罪召

罪召致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佳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用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劭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周鼎有竊一作

逐狹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窮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未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

用之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與隸同與衆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天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難也犯白刃冒流矢趣一作赴水火不敢却也却猶止也

農寤與務耕疾庸楔楔古字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

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

也蠻夷及舌殊俗異習之國及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

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

使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

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

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

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



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  
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  
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  
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  
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  
欲之故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  
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  
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  
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  
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

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

之今河內軹縣與士期七日而原不下下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  
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  
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  
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  
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故也滿猶成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安一作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

陰陽皆不交故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果實不生在木曰果在地曰祿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也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也乎於也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也易輕也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也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

曰勸勸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恐則離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且

不從禮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璣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亦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一作術則見外季孫氏武

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

養而季魯國以警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

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

文侯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第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哉疏賤者知

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克之對

文侯也亦過

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

言俱不雖皆過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主問人問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

卜擇也成季相也

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

翼羽佐之窳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

任亦將也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爨火甚盛

從者甚衆窳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

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得逝將去

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彼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桓公聞之撫其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桓  
公大說將任之也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扞也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從隨也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狡害者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知之備不唯先有其備

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奉也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章明識也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夷

無名揚漢之南揚州漢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敵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堯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氏

羗呼唐離水之西燹人野人燹讀如匍匐之匐篇竿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

鴈門之北鷹隼所擊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

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秋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

曰多無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

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豪者暴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種類也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切奉長卑事尊體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之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

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

君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

也於海夏日則食菱芡一名鴈頭生水中冬日則食橡

栗橡與斗也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之難也往死敖公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之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

之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



却不見知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無別異也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教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

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

厲人主之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也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自此觀之陳無字之

可醜亦重矣陳無字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桓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

櫻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門欒施疆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字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作起也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恊而稷遂不顧種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止

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

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

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庠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

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之戎夷違齊妄誹訾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也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

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其不濟也解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上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

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

而謂其買者曰此毋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

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



不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不肯為王去之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遂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

語云令尹子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

物亦能惑感動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還

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赴

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獲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使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經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哀嘆廢伏有盛盈蚤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遂通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

也性俞然而以待耳俞安也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之不



與崔杼同者也 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故曰不祥也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及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曾勾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第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子惟之矣惟宜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

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

百人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足問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舍釋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也但

以所利論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

何足以使之言輕也言為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之也白圭無

之死且猶弗禁何况害也何足以禁之也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賢不肖使賢以義使不肖以利故

也日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矣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生唯義之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為已用也

### 召數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知也

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小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大角小角動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日中則影隨之故曰以形逐影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召致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之和也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得其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名也榮且利中

主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劔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人攻以止治則為利者不

攻矣為利動者不來攻已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不來伐已凡人之攻

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

為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為往兵所自來者

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也舜

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禹攻曹魏伐屈騫有

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皆

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

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

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

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

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

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

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家之牆隼於

前而不直隼猶出曲也西家之潦徑一作其宮而不

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鞞履也作履之

也作車鞞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以食三世矣

之工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

不食鞞不售無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



徒也西家高吾宮厚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君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得

歡仁者能用人人為之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

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宋

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

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

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

秋子罕殺宋昭公不但相三君以終身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睹之睹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

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蘧

伯玉為相史鱣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

字子魚論語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君從

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

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

瑗史鱣公子則公叔發公子鞏曰衛趙簡子按兵而

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



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比猶也血脈欲其通也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固也心志欲其和也和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六十節故曰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為蠹蠹蝨木中草鬱則為蕘蕘穢穢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

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怨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

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

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巳不敢失言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瞽師詩云



滕叟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

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行是以以下無遺善善皆

所連王上無過舉過失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

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莒流放也莒河東水安是也

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

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

公樂之而徵燭燭膳饗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君可以出矣出罷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

為樂將幾之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

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懈老而

無名無善終之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不沈於夜樂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惰墮

也於樂樂酣今樂而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

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留桓公列精

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王也湣王宣

王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

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

其從者曰我好醜如何也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貌也列精子高因

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故曰惡丈夫之狀



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曲

媚也列精子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聽又况於所聽

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

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而無所鏡其殘

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孰當可而鏡孰誰

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人皆知說鏡之明已

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

鏡之明已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鏡

之明已也功細細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服而以

性稷故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類趙簡子曰厥

也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

所所處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必使我醜醜

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惜而不愛君之過也明

也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

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

故能辱忍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簡子不賢鐸

也卒不居趙地居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讐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魚玄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

之山也書云鮫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禹

事舜治水土者也以通水滌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

妲己之譖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

諸侯於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畔欲殺文王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維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

得齊福也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  
 事而齊殺我使請今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子噲之子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群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蓋  
 力不足以伐齊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  
謀也請王止兵請王出兵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王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  
矜大於左右官實官長也使聞知也因乃發小使  
 以及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及  
燕王使復舍也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此齊所以為燕軍  
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說使騎劫代之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盡  
破之悉反其城故曰潛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

墨城而立功潛王驕暴淖齒殺之權其筋懸之東廟  
故曰而殘也田單以即墨市民大破燕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

立功也詩逸舉之其此之謂乎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

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潛王驕

亂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

其唯有道者乎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

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如齊不假道於宋也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來不假道欲臣之子杵臼往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

楚會田於孟諸無日與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畏持宋公之僕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貌也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

履及於經皇也劔及諸門傳曰劔車及之蒲䟽之市遂舍於

郊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

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也委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也還反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叛而討之以義進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

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足以成也

###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

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咨也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拾潘也此之謂也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不

盡規故壅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郟三郟鉗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郟驍郟錡郟至子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偃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荀偃遊獻子也幽囚也言厲公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聞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曰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李

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群臣

莫敢諫王無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賢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賢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去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近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嚴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

雜錄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鵠鶴

鷺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也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

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

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微表微應表異無徵表而欲先



知堯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微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

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眾人則無道至焉

徵無表以道以至先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

先知者則以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為有神有幸

表故曰其數邠成子吳起近一作有之矣邠成子為魯

聘於晉過衛邠成子魯大夫也邠敬子國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

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也

以璧送邠成子顧反過而弗辭反還也自晉還過衛不辭右宰穀臣其僕曰邠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甚厚也今侯濞過而

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濞過何為不辭右宰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

快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

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

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

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

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

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衛侯刺還車而臨三舉而

歸臨哭也右宰息也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

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及其戚也孔子聞之曰夫

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

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

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魏侯為治西河王



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

志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

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

能畢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君聽讒人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

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

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

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脣脣後竅也虜子投伐褐相骨

脅管青相臄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贅君相後凡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

馬之一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

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

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銀作鐵物言薄今薄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朝文獻卷之二

三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開春論第一

開春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時雨降則草木育

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通利

不獲閉無疾病矣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

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

堯得襄龍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之屬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

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共國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稽遲也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流于彘也周無天

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

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為

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下之事得其分理愛之魏

惠王死葬有日矣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

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也給足請弛

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為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

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

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橫號為犀首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未猶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言唯惠公

能諫之也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藥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頭曰和文王曰謔先君必欲一見羣

臣百姓也天故使藥水見之見猶出也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

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

無嫌於欲亟葬子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



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今魏太子

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

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

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為司空有

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

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田大夫職在封疆

故謂之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為潁國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

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

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

出去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

人子高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

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

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之

孫懷子也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

而股奴我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祈奚曰

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當諫君退之故君子在憂

不救不祥憂隨也當諫君免乃往見范文子而說也

祈奚高梁伯之子祈黃羊也為范宣子曰聞善為國

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



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  
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周之  
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二  
公相成王而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人之  
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祈奚論先王之  
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人多求之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皆知求良醫以治病人君不知求賢臣以治國故

日豈不今夫寒者勇刀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要約也魏文侯師卜子夏

友田子方禮段干木武其也國治身逸逸不勞也天下之

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師賢友明敬有德而

此雪霜所露時則萬物育矣青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

厲去矣去矣也也宓子賤治單父行禮不齊也孔子弟彈鳴琴身不下堂而

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君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



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 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雖振樹蟬飛去不能明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耳闇實無所見火乃光在於闇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趨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傳不有君子其能國也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手故曰必得賢士

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不侍者曰以趙之大

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

簡子曰不如所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吾所

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

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歿簡

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

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

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代軾也禮國君軾馬尾兵

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



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德易寡人之處不肯也吾安敢驕之慢

也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

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何不以為段干木為輔相也於是

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

館之時往詣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

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

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

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

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

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

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猶

也滿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

重得矣身所重天下所輕也得猶知也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

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怪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

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謂相為

為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



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

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

也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

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允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忍事土地與狄人皆戰鬪殺人之子弟也

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勉務處居也教邠人務安居為臣等

耳故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所以

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策筮也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

之下連結也民相與結檐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之北其下有周地周家因之

以爲天下號也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尊重能尊生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

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

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人之爵祿爭土韓魏相與地而失其生命故曰豈不惑哉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體道人也昭

釐復謚也韓武子五世之孫衰侯之子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

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

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

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

爭者其輕於韓又遠遠猶多也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



不得也也臧近昭蠶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失過

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

闕之下柰何子牟魏公子也作書四篇魏伐得中山

古得道者也身在江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

闕也心下巨闕言神內守也一說魏闕象魏也懸教

象之法波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闕言身雖

在江海之上心居乎室故在天子門闕之下也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言不以利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言人雖知重生當輕利詹子曰

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

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言人不能自勝其情欲而不放之

故曰無壽類也重讀復重之重愛類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

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

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申農之教曰

矣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

也也帝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

豐故有受其饑者也不績其麻布也衣故身親耕妻親

績日神農也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



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也要微以民為務

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人之城

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

雲梯欲以攻宋公輸般之號也在楚墨子聞之自

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

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聞大王將攻宋信

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

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王曰必一作不得宋且有

不事其君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以

為攻宋必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

械矣械器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

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

墨子九却之不能入入猶故荆輟不攻宋墨子能以

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

民者無有言皆欲昔上古龍門未開吕梁未發龍門

石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河出孟

門大溢逆流昔龍門呂梁未通河水積積其深乃出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滅没名曰鴻水



為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乾

也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於會稽執

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此禹之功也功活也

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

無如禹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天王齊王何

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王事齊王居其尊惠子曰

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愛子

之子也舍愛子頭而擊石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

與也故曰石可以代子也頭乎其不與耶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

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匡章曰齊

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

為何等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

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

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

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

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

### 貴卒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溼

為下溼猶遲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貴其旬

日取之與駑駘同十日為旬駑駘十日亦至所為貴



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

鏃矢輕利也小曰鏃矢大曰鏃矢

終日而至

則與無至

一作同射三百步終一日乃至

吳起謂荆

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

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

臣無所得於君計耳

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

實廣虛之地皆不欲往

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

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挿矢而疾

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

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挿

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

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

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

捷疾也言發謀以報其讐之速

疾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

齊襄公莊公賈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

無知不說殺襄

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

君公孫無知自立為君故

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

俱至爭先入公家

公家公朝也

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

鉤

鉤帶也鮑叔御公子小白

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偃也其智若鏃矢也

鏃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偃

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悝也德斃也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刺者

懼已死因報西周武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報所使

君曰於懼已死矣趙氏攻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

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

丘鳩力自餘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一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慎行論第二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

孰猶思也 有水

曰澗無水曰谿不可不思行仁如入深谿不可使君

子計行慮義

慮度也 度義而復行之也

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

傳曰

德利生孽故

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

理道也

荆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

平王楚恭王之子棄

也疾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

美好也

無極勸王奪

奪取也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

諸夏而荆僻也僻遠也故不能與爭爭霸也不若大城城

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沛國北方宋鄭魯衛也王

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吳越也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

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及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

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齊晉又輔之

輔助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集也王信之使執連尹

也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極又

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

臺之孫邾尹光唐之子也宛字也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

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也

也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子兵戟也

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執也詩

云獻酬交錯此之謂也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

謂令尹曰吾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

尹使人視之信信有也遂攻邾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

者莫不非令尹非咎也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

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

奢屏王之耳目屏蔽也今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

也

也

也



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

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

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其族費無極之謂

乎以讒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族滅也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

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曰莊公之弟也

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逐崔杼之子令之

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闕閭也闕讀近鴻緩氣言之崔杼往見

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與甲以殺之

因令盧滿發與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

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

自絞也絞經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

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薑誅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惠公之孫

孫公子樂堅之子子射也薑惠公之孫公孫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誅慶封也慶封以其屬

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魯為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

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荆靈王聞之率諸侯以

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圍也覆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

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亡其大夫謂崔杼強而死黃

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貴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

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身為僂



支屬不可以見行枝之故也枝惡也凡亂人之動也其

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

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程度也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義利之本也中智之所

不及也不能及也不及則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

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也續

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並不自解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也人臣

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

姦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

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

攻無以堙塞也鞅欲報塞相秦於是為秦將而攻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也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

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

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今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

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

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無有也

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

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



取公子邛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  
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毋歸魏襄疵不受曰以  
君之反公子邛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  
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族與毋歸魏而不見受于公子邛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邛有罪於魏推此言之復歸魏矣戰國策曰鞅欲歸魏秦人曰商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襄疵魏人也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  
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  
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  
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  
將之重不窮矣待待特也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

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抵主也入猶納也續經

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欬也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

人莫與同朝賤續經之行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也公孫

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

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趙衛魏也又况乎

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交友受寄託之功而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

石之似玉者相劔者之所患患劔之似吳干者吳干

干將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者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

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故墨子見岐道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北言乖別也周宅豐鎬近戎人與諸侯約

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

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幽王擊鼓

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

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

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

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

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

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

敗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受周故地豐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

依焉此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

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

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謂曰吾為

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

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

其父信之曰諠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



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  
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  
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  
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  
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  
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  
審也

###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强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  
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  
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  
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  
行見知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故强



國大國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

疑之也小國弱國而為強大者不以存為大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

行之廢廢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破也今

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

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詐陵

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

也知故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聚人復期

會於其所而咨謀之孟子曰以齊王猶及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猶及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

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

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詩云鴉

賁之賁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無處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

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不與謀盜賊

大姦也而猶所得疋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

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詹于

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



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  
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  
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  
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  
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  
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  
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  
庖厨之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有廢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  
子至賤也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博木

大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攢樹之所播天之山高山  
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至天 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因南  
也至交趾孫樸績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

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  
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

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  
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

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犬戎  
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之國夸父之野禹疆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

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禹疆天神之所處  
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管行之不懈墮休息



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也病步不相過也罷以

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大也事功曰勞得陶化益

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鍾鼎也石豐

也碑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

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

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

一枝自為為已也與即也啁噍小偃鼠飲於河不過

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餘也歸終也惡用天下惡安遂之箕

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

經天下之色經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以

物故妨害賢者戚愛習故戚親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

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人不以姦邪謀之也此五

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

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產口乃止虔產其徒

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

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

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

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

無他人將事秦荆故日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孔子曰詩



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 察傳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獾獾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獾獸名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說叔敖於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夫太宰嚭吳王夫差臣也張

武智伯臣也不審勾踐襄子之智能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襄子與禔魏通謀殺智伯於高梁之東故曰國亡身死之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

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官之正也夔於

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律陰為呂合十二也五聲五行之聲官商角徵羽為也八風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重

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

天下和調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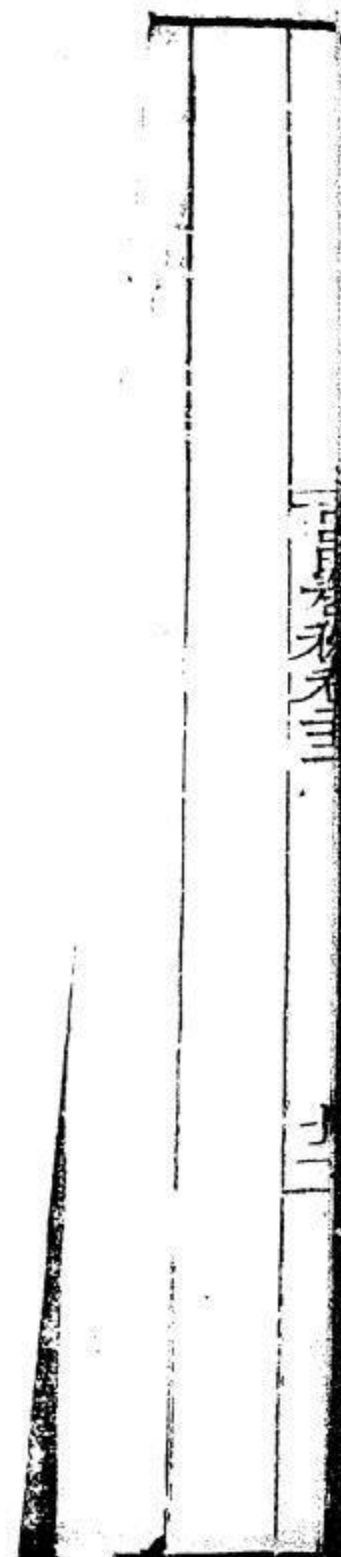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無聞則不妄言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孔子弟子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具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矣

物之所不得然者推之以人情則變不得一足穿地作井不得一人明矣故曰以為所聞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二十二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三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張邦瑩 何三畏校

貴直論第三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

觀玉之白別漆之黑也故枉者見矣

人主之患欲聞枉而

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

障塞也

水奚自至

奚何也自

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

所欲欲也聞已枉

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則已枉何從來至淮南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登青黃不可得也

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





能姓也意名也齊士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

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

意惡能直宅居也宣王怒曰野士也鄙野將罪之能也

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

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能用意之好直也

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

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

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

於周之廷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其社蓋殷紂滅亡鼎遷於周故陳其庭也

於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殷社而為戒也其干戚之音在人

之遊干楯戚斧舞者所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

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戒懼也

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律也陳列也無

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湣王不受狐援之言出而

哭國三日狐援哭也其辭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

滿圜圜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

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斲王曰行法吏陳斧

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

蹶顛蹶走往也吏曰哭國之法斲斲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也

也過猶見也



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

入而鯢居鮒小魚而鯢大魚魚之賊也啖食使人之朝

為草而國為墟墟丘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斫之東閭每斫者以吾參夫

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斫狐援者比比于子胥狐援非

樂斫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

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猶近也

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為燕

昭王將伐齊齊使觸子應之齊湣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軍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為燕敗故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達子之所以死也

且遠立附郭近郭也遠立立於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投棄也嗚呼士之邀

弊一若此乎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行人燭過免

胃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眾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

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

慢身好玉女玉女美女也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

也隕於韓為秦所獲也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

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



子之位

天子周襄王也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

成尊名

於天下

尊名霸諸侯之名也

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

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

矢石箭石也

也及至也一鼓而士畢乘之

畢盡也乘後也

簡子曰與吾得革車

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

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

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 真諫

二曰言極則怒

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

怒則說者危非

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

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

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

起興也

若此則無以

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

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此之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

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

以不可不論也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

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

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

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

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

郊迎客甯戚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



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

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也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

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文王荆武王之矰子矰弋射短矢以矰

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淫惑也朝正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

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

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纆

綵而齒於諸侯纆樓格繩綵小兒補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

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

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

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

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

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

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

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

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詐言已死



不可為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人論說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勿無也凡智之貴也

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知化也化未至則不

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

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

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

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

夫差吳王闔廬光之子也夫差不知勝越而為越所滅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

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越王句踐報吳滅其廟破滅不得血食故曰禍及闔廬也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

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

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

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

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

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循獸三歲曰循也雖勝

之其後患未央虎之患未能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

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

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



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

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

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

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蹈

我高蹈蹶怒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嗟嘆辭也子

貌此之謂也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

勸王伐齊國必破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地也

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

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

江傳曰子胥自殺吳王盛扶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

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

其社稷夷其宗廟夷乎夫差身為擒為越所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

幘以冒面死見於子胥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

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

勿知

過理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以亡之天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為格格以銅為之布火其

火而死笑之以為樂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雕畫高

故謂之樂不適也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柱施高



集於其端舉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聽姐已上下之故曰不適

鬼侯之女以為脯而截涉者脛而視其髓能以其涉水

取其所服之環也視其髓欲知其與人有異不也

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諸侯也說鬼侯之女美好紂受姐已之譖以為不好故殺梅伯以為醢醢肉醬也

文王貌受以告諸侯貌受心不受也作為琤室築為

頃宮琤室以旋玉文飾其室也頃宮築作宮墻滿一頃田中言博大也剖孕婦而觀

其化化育也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比干紂之諫紂之非紂不能聽故視其心欲知其何以不契人同也

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

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達性通紂性不仁心不通安於

于不見為惡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

殺也夏商之所以亡也

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靈公襄公之也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

使宰人臠熊蹯不熟殺之令

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

惡之乃使沮麇盾趙襄子之沮麇見之不忍賊賊殺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大夫稱主因

賊民之主不忠曰民之主也

棄君之命不信違命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信若行之必有其一也

乃觸廷槐而死觸畜齊湣王亡居衛湣王宣謂公王

丹曰我何如主也公王丹潛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

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聲名於王

而見其實所行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去國居



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光明無重國之意言輕王曰

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或

作倍度潛王之下國宜也但酒涎無憂耻辱喜於公

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

肥令腹大耳宋王築為孽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

下血墜流地宋王康王也孽當作孽帝當作臺孽與

詩云庶妾轆轤高長類也言康王築為臺華囊之大

者為鴟夷臺血於臺上高懸之以象天著甲冑自下

射之血流墮地與之名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

矣湯武勝久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加上宋王大

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

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不僭不濫動

適今此畏無道不敢不應耳故曰不適也

壅塞

五曰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聞不可以直言諫正也則其過而善無自至矣無自

至則壅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秦繆公時戎疆大秦

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

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

之扞兵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

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

本作既擒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齊攻宋齊

則無及矣



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候視也使者還曰齊

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

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盛齊

來至也宋王因怒而誣殺之誣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

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誣殺之如此者三其後

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

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

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

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

死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齊寇至殺人是又恐死將若

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

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

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

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

若猶知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

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罕

戴公孫也別為樂氏傳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

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叔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得太子髡辭曰臣

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



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今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鮮不危齊宣王好射好喜也說人之謂已能則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半而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止也言九石之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

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

###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也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殺里克之黨也訓亂三謂於朝樂盈以兵盡入于絳也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也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見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於是子卓也



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為晉

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

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秦繆

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

敗秦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也

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

君是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

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

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

宥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成王定襄王

也王辟子帶之難出君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

守齊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外內皆服

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外內皆服

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

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

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為秦所執囚之靈臺也大臣卿士之

死者以百數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

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

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呂氏春秋第二十四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不苟論第四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尊貴不苟爲也

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非

也必當義然後舉非義不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

所說說猶也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

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同等行其實則與

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異故其功名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福亦異賢主受大福不肖主獲大禍故亦異也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

而惡乎夫差夫差惡子胥也比干生而惡於商商紂惡之也死而

見說乎周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

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

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

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

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天下海內也秦繆公見千乘一國也秦繆公見

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

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

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

宰謂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

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所

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

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雪除也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

為相也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

枝秦大夫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欺對曰非也相國使

子乎相國百里奚也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事見客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

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而汝也公孫枝

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



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奚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

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

此古人之所以為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

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

用之果勝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

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

之於子虎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

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

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

此踈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

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麗姬

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以人之德也中人任人以人之

力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任人以財以人之財賄也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

得十良劔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劔工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義與伯樂同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授用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桀之民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



商殷紂之衆服從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

也故曰豈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束縛也桓公欲相鮑叔以欲

鮑叔為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臣也

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

乾時之役申孫之矢射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

于桓公中鈎故曰不可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

也其君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固必桓公果聽

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雙言也願得之

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魯君許諾乃使吏鞞

其奉鞞革也以革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

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燿以燿

猴焉火所以被除不祥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用大牲故以猴豚也傳曰鄭伯使卒出生與之如國

微行出犬雞此之謂也燿讀如權字命有司除廟庭凡而薦之薦進也曰自孤之聞夷

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

告白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予我管仲還走再

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

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

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也

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一作



不知修行不聞鄧楚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

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沈尹莖遊於郢

五年荆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

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

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

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繩直也欲知方圓則必規

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故天子

立舉猶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言皆在務在自知堯

有欲諫之鼓欲諫者擊舜有誹謗之木書其過失湯

有司過之士司主也主正也武王有戒慎之召欲戒

鼓其鞞猶恐不能自知猶尚恐之不能今賢非堯舜湯

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

而殺荆成王為公子商臣所殺齊莊公吳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晉卿智襄子也夫差為

于高梁之東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宋康王無道為齊

故曰而亡也



之別為魏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惠公為秦所虜

坑其兵四十萬於長平也趙括以軍降秦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龐涓魏惠

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敗於齊長于死此之謂也莫大於不自知也莫無范

氏之亡也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

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推毀

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拚其耳遽疾也

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

過非猶此也此自拚其耳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

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

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任

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

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

文侯喜曰可反歟歟耶也謂任座可反耶翟黃對曰奚為不可

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

門殆猶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

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

黃則幾失忠臣矣微無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

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

天以用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

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也人臣亦無道知主

主君也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加施也主之賞罰

爵祿之所加者宜宜猶當也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

力而以爲用矣爲君用也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

不與賞不及也左右曰君友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

與敢問其說欲知之也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

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

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

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

徒則陶狐也欲不與三賞中也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大夫也奉使來

賜文公命聞之當先德而後力也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

矣當先德而後力也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群賢不說自匿百

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魯孫惠公之子也公子連

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之塞公子連一名元

秦厲公魯孫靈公之子也右主然守塞弗入右主然於小主焉從文昆弟也

吏也帝內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連則兩主矣

勸之使疾去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菌改入



之苗改亦守塞吏也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人今吏

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往

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雍秦都也公子連

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菌改

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已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秦大夫也秦公

子之在外者衆衆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

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亡公子亡公子獻公以為

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友也及其罪不復罪也而賜菌改官大夫

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

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

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

罰也此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亂者能治之也

###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

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

務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

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瘴疾

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及顧稽其行驥一

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也賢



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

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政事故使

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火中而寒暑草與稼不

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用者無上齒果實繁

者木必庠有數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戴角者用智福

者無遂功天之數也也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

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

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

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甯越

之士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

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

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

復夢見用志如此其精也精微何事而不達何為而

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

之也史曰日精所學致無鬼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

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

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

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

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

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

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

荆廷嘗有神曰獫狁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

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

矣發之則獫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幽通記曰養由基睥而後號此之謂也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

之痛悼也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

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

秋駕秋駕御法也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

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

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二士甯越尹儒也觀

也示

### 貴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疆求必繇其道繇用也治物者不

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飭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

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

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鳥

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窺見也散走也衰經陳而民知喪孛



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

從之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豈待其言哉君子

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

聞於國國人之聞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

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

此者其家必日益益富也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

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

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

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交俱也如此者國日

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服其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

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

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

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成就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

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為也為之而智日得

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

待志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

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

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

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

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



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  
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  
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  
之爲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萬倍也

呂氏春秋卷二十四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似順論第五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

也倒逆

有知順之為

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

也化道

至長反短至短

反長天之道也

夏至極長過至則短故曰至長反短

冬至極短過至則長故曰至短反長

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天之道也

荆莊王莊王之楚穆

欲伐陳使人視

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

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

楚寧國臣夫陳小國也



而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

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陳曰伐而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

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而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

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

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

疑焉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

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

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

之不及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

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

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則達道

也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

為治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

寅與范吉射也夷平也中行文子與范昭子專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壁培

堙也簡子不欲見之鐸往而增之增益其壘壁簡子

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謔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

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

孫明簡子臣孫無政邾良也私惟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



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惠而况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兼或作謙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容說也况鐸為賢人也君其圖之圖議也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過失也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太上也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盖濁世矣更革也革不循危亡之迹雖未至大賢簡子當此簡子之行尚足以盖濁世專欲之人也也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悞過而惡聽諫於不知而矜大於自用悞過惡諫固敗是世主之大病也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危敗則滅亡耻但慙辱耳故無大於危者也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慘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合藥而服愈人病故曰益人壽也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蹇疆也言水漆相得則疆而堅也溼之則為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火燒金流也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故為淖也漆得溼而乾燥金遇燔而淖皆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大智知人所共一故不可以為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



我能起死人淮南記曰王孫綽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亦治也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

以為全者也半謂偏枯全謂死人也相一作持劍者曰白所以為

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

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

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鏹堅則折劍折且鏹焉得為利

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

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此忠臣之所患也

患憂也賢者之所以廢也不見別白黑義小為之則小

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

亡也禍雖微小積小成大以危身也射招者欲其中小

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墀藝也中

言剖微不失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

塗其上必將撓高陽宋邑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

故曰未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家臣也撓弱曲也

也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也

也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此俛於辭而後必敗其言



不合事貫者也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疾及夕日入於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曰在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也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已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私邪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簔簔扇也非愛簔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疆也通於無為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

也



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

所教謂孔墨弟子之弟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

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唯通乎

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

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使人不能執一者

物感之也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

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為人病也唯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

道得之不居故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

節所以惑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

德累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宜適難

使不通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者皆得其適不

傾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正則靜靜則清明

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虛者道也道尚空

人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 分職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

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夫君也者處虛素服

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

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



也君執一以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

其能疆能以其為疆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

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者雖舜之聖不武

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武王之於五

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

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

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

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繆公臣也造

也王臣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

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

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明日不拜樂已者拜樂

已者謂倡優也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

於此有似於主人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

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

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

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

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不知規

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

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察猶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所

以危危下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

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

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

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

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鄆與岐周而天下稱大

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

而得荆國也西司馬子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文

不能不能焚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焚也

大夫沈諸梁于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

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

臬之愛其子也臬愛養其子于長而食其母也衛靈

公天寒繫池靈公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受恐傷民病

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

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

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今罷之福將

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



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也今將令

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

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

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

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

之至也抵當也

### 處方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簡慢矣悍克也辟邪也慢易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

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六者皆所以為民用也故異

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更相成也同異之分貴賤

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

亂人以亂在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望也睇望毫

堵牆之大也畫者儀毫而易貌畫者睇毫髮寫人貌儀

故能中也言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能

以治本身審正也身不正而欲治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

小後大也本謂身末謂國也詹何曰未聞治亦然未

身亂而國治也故曰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未

也故曰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



霸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為晉所滅故向摯處

平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摯紂之太史令也紂不從其言而拜周其年

而滅紂周武王用其謀而王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

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本謂虞商之君身不治自取滅亡也其

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

其本也有其本言秦周之君身正而治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言

為君治理分定不悖惑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篋

將而拒之拒一作應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

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趣督也刻亦急也章子對周最曰殺

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

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近猶迫也有

芻水旁者告齊候者候視也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

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

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

殺唐篋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弋猶鞞鞞偏緩

曰弋弋論語也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適猶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選間猶頃也曰鄉者鞞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詰車令也

詰讓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

由也

由用也

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

若衡石為方園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

巧而不足法者以其不循規矩故也

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

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

一作行

事出乎不可同此為

先王之所舍也

舍而不為也

###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

觀視也上君也

尊則恣

恣則輕小物

小物小事也

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

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力盡節也

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罪之

何能愛也

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好善也惡惡也

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

孔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容蟻蝨則潰漏

窳決至於漂沒閭閻

突洩一煙而焚宮燒積

竈突煙洩出則火濫

炎上燒人之宮室積委也

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

教令不當為失失令不從士無

先登之心而懷犇比之志故

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

為後世笑

主過一言猶將失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聞以自汗辱乃為後世之人所非笑也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

林父孫文子也甯殖惠子也

鴻集于囿

虞人以告

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囿之官也以告以鴻告也

公如囿射鴻

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

晏暮也

來不釋皮冠而見二



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傳曰衛人立孫剽孫

立公子黜復誤矣接衛世家公子黜乃靈公之太子

刺贖之弟也是為悼公於獻公為曾孫也焉得立之

乎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刺贖也石圃

圃不欲納之故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

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

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

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此小物不

審也審慎也人之情不廢於山廢躓顛也而廢於垤垤蟻

蟻封卑小人輕之故躓顛也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

群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是

言也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令於邑中曰明日有

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僨僵也長大明日日

晏矣莫有僨表者莫無也民相謂曰此必不信不信其

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往

僨表來謁吳起謁告也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

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

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僨

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賞罰信乎

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言非獨信



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  
敢東向犯盜西河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五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范廷啓

徐益孫

張邦瑩校

士容論第六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然不

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服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傲輕也輕略叢脞翳篋之事似

無勇而未可恐未可恐以非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

害狼貪獸也所搏執堅固橫猶勇敢臨患涉難而處

義不越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南面君位也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此者使即南面之君亦處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

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海外四海之外而欲服之化

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廣也節物事也行事甚高

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是則故能遺棄

定於一世也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德行尊

理而羞用巧術尊重道理而行羞寬裕不訾而中心

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

所在不妄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齊有善相狗者其鄰

假以賢取鼠之狗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借猶請

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

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

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械也著足

桎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夫驥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諭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

足以諭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客有見田

駢者田駢齊人也作被服中法進退中度趨翔閑雅

辭令遜敏遜順也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遣客出田

駢送之以目以目送而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

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今者客所奔歛士所術施也士

所奔歛客所術施也術者當作客殆乎非士也故火

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必不長也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也良善志

必不公也公正不能立功也立成好得惡子國雖大不為

王好得厚斂也惡子悛齋也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

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播

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鴻且淳淳乎

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化教也常畏而奉之不肯自足其智思以事必問詳而後

行之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取乾乾進不倦也

唐尚願之故入者唐尚知舊也以唐尚明習天以謂

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

不信也不信其及魏圍邺鄆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

以與一作伯陽見梁惠王也解邺鄆圍也以與伯陽

資之也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閒其故人

為其兄請請於唐尚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

之其故人反興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

而信此愚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謂

可得也而信為可得故曰不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

為君雖有天下何益危亡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故

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陋之人從

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

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



傳位于賢以于非惡其子孫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  
不肖不可子也徼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興子孫  
其實也不肖子其國必滅亡故曰反其實也

### 務大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

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

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

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

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

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

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

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

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

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

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

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

言相須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贊交更也然後皆得其所樂

也樂願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嗣君也秦賤其號曰君嗣君

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



故願以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

受教也君之賢為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

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謂杜赫曰願

學所以安周也以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

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此

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

之本也故曰以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

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

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

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

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若無道臣不能正乃死

不亡故曰賢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

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

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

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

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

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

境安主位尊尊重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



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

則死其處居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善令不

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

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

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

多詐則巧法令巧讀如巧智之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

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

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

有功也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啓藝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

也孟春紀曰王布農事今山舍以教民尊地產也地

嘉穀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

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也是故文

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貿易也

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

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

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

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娶妻嫁女享

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

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



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

異姓之女不出也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

無也四年未長不敢為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

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疆也賈不敢為異事異猶他也為害

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伐斫也澤

人不敢灰僂燒灰不以時多僂纆網且罟不敢出於門眾罟

不敢入於淵且獸罟也詩云施及滅滅鱸鮪發發澤非舟

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舟虞主也若民不力田墨乃

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則法也失毀

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

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

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批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

以繼樂繼續也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厲摩也

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

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不敏也

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室密汗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

藏其惡而拊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畀

浴士乎作士也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藿夷



毋淫乎淫延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

也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

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

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

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言羸瘠也上亦有春土急者欲緩緩者欲急謂疆

也故欲急和二者之中乃能殖穀溼者欲燥燥者

欲溼溼謂下溼近汗故欲燥燥謂高明暎乾也上田

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

土必得大草不生草穢也又無螟或螟食葉曰域充州

謂蚘為勝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茲年也是以六尺之耜

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

耕廣六尺為畝五尺為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其耨

六寸所以間稼也耨所以耘苗也刃廣六寸所以入苗間也地可使肥又

可使棘人肥必以澤地耕熟則肥肥即得穀多不則

肥則頽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也草諱大月大月孟冬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菑始生菑

菑水旱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而菑生菑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此之謂也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昔終也三葉薺亭歷

折實也是月之季枯死大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菜名也



而樹麻與菽樹種也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

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凡草茂草也日中春分也衆

其生時麥無葉皆成熟也而從事於蓄藏藏之於倉也此告民究也究

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五時五行生

死謂秋冬獲刈收死者也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

天降四時地出稼穡自然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瘞土

也無穀祭土讓其神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

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利用之器有其時

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一

倍日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也慕思當

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使其民而郊之郊遠也民

郊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

民乃逾處種稔禾不為稔種重禾不為重晚種早熟

晚熟為重詩云黍稷重稔是以粟少而失功不當其時

稔植稔菽麥此之謂也故粟少也故粟少也

辯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壚植壚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

言土燥必厚其鞫厚深也為其唯厚而及鎗者鎗或莖

之澤其鞫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

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剛小鉉為青



壯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

苗相竊也弗除則蕪蕪穢也除之則虛無動稜根也則草竊之

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

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

稼乃多苗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

則儼儼也向培則拔培田側也寒則雕雕不實也熱則脩脩長也

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下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

稼先死虛根不實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虛不穎不

粟詩云實穎實粟有邵家室也農夫知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

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中適也不知其田之際也

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虛亦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

事之傷也傷敗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

陰溼也上得陽陽日也然後成生也咸皆也稼欲生於塵而殖

於堅者殖長也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

使不足土壤也亦無使有餘餘猶多也熟有耰也耰覆種也必務

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先猶速也其施土也均

均者其生也必堅堅好也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本根

也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分別也莖生有行故邀長

務不相害故邀大邀疾也術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

通其風行行也夫心中央帥為冷風夫決也心於苗中



以搖長之也夫或作使苗其弱也欲孤弱小也苗始生小時欲

茂好也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

也傷折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族聚凡禾之患不俱生

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糝糝不成是故

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殺小樹肥無使扶疏樹境

不欲專生而族居專獨也肥而扶疏則多糝根扁境而

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不知稼者其耨也去

其兄而養其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

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壤深不能自達薄土

則蕃輻而不發壚埴宜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

事得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折猶必稔

稼就而不穫穫得也必遇天菑菑害也夫稼為之者人也

為治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

之容耨據之容手謂根苗隙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

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殺或作小本根也莖疏

穢而穗大穢不穗其粟圓而薄糠糠言米大也其米

多沃而食之疆疆有勢也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

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芽奪稻米而不香奪或作後



時者莖葉帶芒而未一作衡穗闕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

多糝而不滿滿成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

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謁厭之謁

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葉

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

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

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益息也益一作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對等也短稠

短穗多糝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

多糝庭辟米不得恃辟小也恃或作待定熟印天而死得時

之麻必苦以長踈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

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蝗蟲不食麻節也得時

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

蕃實二七十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

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齧其葉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

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

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稊而赤色稱

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

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肺動蚰蛆而多疾肺動

病心肺讀如痛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



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病也莖相  
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  
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爲食得時者忍饑忍猶能  
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章氣力也百  
日食之百日食之者耳目聰明心意敷智敷明也四衛  
變彊四衛四枝也疝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黃帝曰四時  
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終

